

# 新小說

號柒第年貳第

(號玖拾第原)

殿宮之皇教馬羅



# 新小說第貳年第柒號目錄

## ●圖畫

羅馬教皇之宮殿

##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 升鎮國公小的

交連●第二十八回辦禮物携賚走上海 控影射

遺夥出京都●第二十九回途出洋強盜讀西書

賣輪船局員造私貨

## ●偵探小說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二十回杯酒淋漓好男兒入彀 金光閃爍俏美

人關心

## ●社會小說

目錄

五三

(原第十九號)

##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二十四回施智伯發議天和店 凌貴與夜宿巡

撫衙●第二十五回折毛錐智伯辭陽世 聽童訴

制府察冤情●第二十六回楊巡捕勇擒大有 孔

制府夜審喜來

## ●社會小說

七九

黃繡球

頤瑣述

第十三回論鬼神善破迷信 拜觀音假托荒唐●

第十四回曲曲折折做成一件事 光光盪盪收了

兩個人●第十五回造假信不害真事業 出新法

教作女先兒

## ●偵探小說

一一七

雙公使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述

## ●傳

奇 一三一

愛國魂

川南渡波山人

一

目錄

第一齣國憂

●劇本……………一三五

班定遠平西域

曼殊室主人度曲

例言●第一幕官志●第二幕出師

●雜錄……………一四七

小小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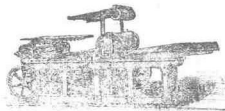
荷晉女漁

十男九侍十女九帶●釘齒●耐老不耐老●不灰

木●古月●翠字音

●附錄……………一五一

小說叢話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二十七回 管神機營王爺撤差 升鎮國公小的交連

老捕役此時  
所知者僅此

那老捕役往下一看，賊不見了。那房子那是臬台衙門，不免吃了一驚，不敢跟下去。只得回來。等到了散更時，天還沒亮，他就請了本官出來回了。把昨夜的事如此這般的都告訴了。又說道：「此刻知道了賊在臬署。老爺馬上去上衙門，請臬台大人把閤署一查。只要額上受了傷的，就是個賊。他昨夜還偷了銀子。老爺此刻不要等藩台傳，先要到藩台那裡去回明了。可見得我們辦公事未曾怠慢。知縣聽得有理，便連忙梳洗了，先上藩台衙門去。藩台正在那裡發怒呢。知縣見了，便話老捕役的話說了一遍。藩台道：「法司衙門裡面藏着賊，還了得麼？趕緊去要了來。」知縣便忙到了臬署，只見自己衙門裡的通班捕役，都分佈在臬署左右。要想等有打傷額角的出來捉他呢。知縣上了官廳，號房拿了手版上去。一會下來，說大人頭風發作，不能見客。擋駕。知縣只得仍回藩署裡。

去回明藩台。藩台怒不可遏。便親自去拜臬台。知縣嚇的不敢回署。只管等着。等了好一會。藩台回來了。也是見不着。便叫知縣把那老捕役傳了來。問了幾句話。便上院去。叫知縣帶着捕役跟了來。到得撫院。見了撫台。把上項事回了一偏。撫台大怒。叫旗牌官快快傳臬司去。說無論甚麼病。必要來一次。不然。本部院便要親到臬署查辦事件了。幾句話到了臬署。閣署之人。都驚疑不定。那臬台沒法。只得打轎上院去。到得那裡時。只見藩台以下。首道。首府。首縣。都在那裡。還有保甲局總辦。委員。黑壓壓的擠滿一花廳。衆官見他來。都起立相迎。只見他頭上紮了一條黑帕。說是頭風痛得利害。紮上了稍爲好些。衆官都信以爲實。撫台便告訴了以上一節。他便答應了馬上回去就查。只見那老捕役脫了大帽。跑上來。對着臬台。請了個安。道。大人的頭風病。小人可以醫得。臬台道。莫非是個偏方。捕役道。是一個家傳的秘方。只求大人把帕子去了。小人看看頭部。方好下藥。臬台聽了顏色。大變。勉強道。這個帕子。去不得的。去了。痛得

何不日去了

是捕役通  
官招俱可發  
一笑

利害。捕役道：只求大人開恩可憐。小人受本官比賣的費了。臬台面無人色的說道：你說些甚麼。我不懂呀。當下衆官聽見他二人一問一答，都面面相覷。那捕役一回身，又對首縣跪下稟道：小人該死。昨夜飛瓦打傷的，正是臬憲大人。首縣正要喝他胡說，那臬台早倉皇失措的道：你你，你可是瘋了。說着也不顧失禮，立起來便想踢他。當時首道坐在他下手，便攔住道：大人貴恙未痊，不宜動怒。那位藩台見了這副情形，也着實疑心。撫台只是呆呆的，看着在那裡納悶。捕役又過來對他說道：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說了好，脫了小人干係。不然衆位大人在這裡，莫怪小人無禮。臬台又驚又慌，又怒道：你敢無禮。捕役走近一步道：小人要脫干係，說不得無禮，也要做一次說時，便要動手。衆官一齊喝住首縣，見他這般鹵莽，更是手足無措。連連喝他，却只喝不住。捕役回身時，撫台跪下道：求大人請臬台大人升一升冠，露一露頭部，倘沒有受傷痕跡，小人死而無怨。此時藩台也有九分信，是臬台做的了。失了庫款，責罰非輕，不

如試他一試。倘使不是的，也不過同寅上失了禮。罪名自有捕役去當。倘果然，是他今日不驗明白。過兩天他把傷痕養好了，豈不是沒了憑據。此時捕役正對撫台跪着回話。藩台便站起來對臬台道：閣下便升一升冠，把帽子去了，好治他個誣罔大員的重罪。臬台正待支吾，撫台已分付家人代臬憲大人升冠。一個家人走了過來，嘴裡說請大人升冠，却不動手。此時官廳上亂烘烘的，鬧了個不成體統。捕役便乘亂溜到臬台背後，把他的大帽子往前一掀，早掉了。乘勢把那黑帕一扯，扯了下來。臬台不知是誰，忙回過頭來看，恰好把那額上所受一寸來長的傷痕送到捕役眼裡。捕役罵起了黑帕，走到當中朝上跪下，高聲稟道：盜藩庫銀子的真賊，已在這裡求列位大人老爺作主。一時撫台怒了。藩台樂了，首道首府驚的呆了，首縣却一時慌的沒了主了。那位臬台却氣得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嘴裡只說罷了罷了，一時之間，倒弄得人聲寂然。大家面面相覷，却是藩台先開口，請撫台示下辦法。撫台便叫傳中軍來，先看管



臬臺大人下  
直接飛登主  
簿字樣爲向  
來所無

了他一時之間。中軍到了。那捕役等撫台分付了話。便拍上一步。對中軍稟道。臬臺大人飛簷走壁的工夫。狠利害。請大人小心。那臬臺頓足道。罷了。不必多說了。待我當堂直供了。你們上了刑具罷。於是跪下來。把自從算命先生代他算命。供起。一直供到昨夜之事。當堂畫了供。便收了。府監撫臺一面拜摺參辦。這位臬臺辦了個盡法。不必說。兩個兒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還不知得了個甚麼軍流的罪。你說天下事不是無奇不有麼。此時已响過三敲許久。我正要到裡面催點心。回頭一看。那點心早已整整的擺了四盤在那裡。還有鷄鳴齋發上一壺熱茶。便讓子明吃點心。兩個對坐下來。子明問道。近來這城裡。兩晚上安靖麼。我道。還沒聽見甚麼。你這問莫非城外有甚麼事。子明道。近來外面賊多得很呢。只因和局有了消息。這裡便先把新募的營勇遣散了兩營。我道。要用就募起來。不用就遣散了。也怨不得那些散勇作賊。其實平時營裡的缺額。只要補足了。到了要用時。只怕也費了。子明道。那裡會費。他們正想借

個題目。招募新勇。從中沾些光呢。莫說補足了額。就是溢出額來。也不彀呢。我笑道。不缺已經好了。那裡還有溢額的。子明道。你真是少見多怪。外面的營裡。都是缺額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額。到了京城的神機營。却一定溢額的。並且溢的不少。總是溢個加倍。我詫道。那麼這糧餉怎樣呢。子明笑道。糧餉却沒有領溢的。但是神機營每出起隊子來。是五百人一營的。他却足足有一千人。比妨這五百名是槍隊。也是一千桿槍。我道。怎麼軍器也有得多呢。子明道。凡是神機營當兵的都是黃帶子紅帶子的宗室。他們濶得狠呢。每人都用一個家人出起隊來。各人都帶着家人。走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麼。我道。軍器怎麼也加倍呢。子明道。每一個家人都代他老爺帶着一桿鴉片烟槍。合了那五百枝火槍。不成了一千了麼。並且火槍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裡。不是拿了鴉片便是臂了鷹。他們出來無非是到操場上去操。到了操場時。他們各人先把手裡的鷹安置好了。用一根鐵條兒。或插在樹上。或插在牆上。

是熱心人

今之熱心辦事人者

把。鷹。站。在。上。頭。然。後。肯。歸。隊。伍。操。起。來。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望。着。自。己。的。鷹。偶。然。那。鐵。條。兒。掉。不。穩。掉。了。下。來。那。怕。操。到。要。緊。的。時。候。他。也。先。把。火。槍。擊。下。先。去。把。他。那。鷹。弄。好。了。還。代。他。理。好。了。毛。再。歸。到。隊。裡。去。你。道。這。種。操。法。奇。麼。我。道。那。帶。兵。的。難。道。就。不。管。子。明。道。那。裡。肯。管。他。帶。兵。的。還。不。是。同。他。們。一。個。道。兒。上。的。人。麼。那。管。理。神。機。營。的。都。是。王。爺。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機。營。他。便。對。人。家。說。我。今。天。得。了。這。個。差。使。一。定。要。把。神。機。營。整。頓。起。來。當。日。祖。宗。入。關。的。時。候。神。機。營。兵。士。臨。陣。能。站。在。馬。鞍。上。放。箭。的。此。刻。關。得。不。成。樣。子。了。偷。再。不。整。頓。將。來。更。不。知。怎。樣。了。旁。邊。有。人。勸。他。說。不。必。多。事。罷。這。個。是。不。能。整。頓。的。了。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點。名。閱。操。揀。那。十。分。不。像。樣。的。照。營。例。辦。了。兩。個。這。一。辦。可。不。得。了。不。到。三。天。那。王。爺。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機。營。的。差。使。了。你。道。他。們。的。神。通。大。不。大。我。道。他。們。既。然。是。宗。室。又。是。王。爺。都。幹。得。下。來。那。麼。大。的。神。通。何。必。還。去。當。兵。子。明。道。當。兵。還。是。上。等。的。呢。到。了。京。城。裡。有。一。

七

種化子手裡拿着一根香跟着車子討錢。我道：討錢拿一根香作甚麼？子明道：他算是送火給你吃烟的。這種化子，你可不能得罪他。得罪了他，時他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掙，裡邊束着的不是紅帶子，便是黃帶子。那就被他詛一個不。得了。我道：他的帶子何以要束在裡層呢？子明道：束在裡層，好叫人看不見。得罪了他，他纔好託人呀。倘是束在外層，誰也不敢惹他了。其實也可憐得狠。他們又不能作買賣，說是說得好聽，得狠。天潢貴胄呢？誰知一點生機都沒有。所以就只能靠着那帶子上的顏色去行詐了。他們詐到沒得好詐的時候，還裝死呢。我道：裝死只怕也是爲的託人。子明道：他們死了，報到宗人府去照例。有幾兩殯葬銀子，他窮到不得了，又沒有法想的時候，便裝死了。叫老婆兒子哭喪着臉兒去報報過之後，宗人府還派委員來看呢。委員來看時，他便直挺挺的躺着。老婆兒子對他跪着哭。委員見了，自然信以爲真。那個還伸手去摸他仔細去驗他呢？只望望是有個躺着的，就算是了。他領了殯葬銀，登時又活過

以死許人則  
許聞之矣以  
死騙擄師則  
吾未之前聞  
也

來這纔是個活僵屍呢。我道：他已經騙了這回，等他真正死了的時候，還有得領沒有呢？子明道：這可是不得而知了。我道：他們雖然定例是不能作買賣，然而私下出來，幹點營生，也可以過活。宗人府未必就查着了。子明道：這一班都是好吃懶做的人，你叫他幹甚麼營生？只怕趕車是會的。京城裡趕車的車夫，裡面這班人不少，或者當家人也有的。除此之外，這班人只怕幹得來的，只有說詐討飯了。所以每每有些謠言說：某大人和車夫換帖，某大老和底下人認了乾親家，起先聽見，總以為是躑躅人的話，誰知竟是真的。他們濶起來，也快得狠，等他濶了，認識了大人先生，和他往來，自然是少不了的。那些人却把他從前的事業提出來，作個笑話。我道：他們怎麼又濶得很快呢？子明道：上一科，我到京裡去考北闈，住在我舍親宅裡，舍親是個京官，自己養了一輛車，用了一個車夫，有好幾年了。一向倒還相安無事。我到京那幾天，恰好一天舍親要去拜兩個要緊的客，叫套車，却不見了車夫，徧找沒有，不得已僱了一輛車去拜。

言來會說人

鐵國公之價  
值如是而已

客等拜完了客回來。他却來了。在門口站着。舍親問他一天到那裡去了。他道。今兒早起。我們宗人府來傳了去問話。所以去了大半天。舍親問他問甚麼話。他道。有一個鐵國公缺出了。應該輪到小的補。所以傳了去問話。舍親問。此刻補定了沒有。他道。沒有呢。此刻正在想法子。問他想甚麼法子。他道。要化幾十兩銀子的使費。纔補得上呢。可否求老爺賞借給小的六十兩銀子去打點個前程。將來自當補報說罷。跪下去就磕頭起來。又請了一個安。舍親正在沈吟。他又左一個安。右一個安的亂講。嘴裡只說求老爺的恩典。舍親被他纏不過。給了他六十兩銀子。喜歡得他連忙叩了三個響頭。嘴裡說小的謝老爺的恩典。並求老爺再賞半天的假。舍親道。既如此。你趕緊去打點罷。他歡歡喜喜的去了。我還埋怨我舍親太過信他了。那裡有窮到出來當車夫的平白地會做鐵國公起來。舍親對我說。這是常有的事。我還不信呢。到得明天他又歡歡喜喜的來了。說一切都打點好了。明天就要謝恩。並且還帶了一個車夫來。說是他的。

倘有真知確  
見我也不信

昨日今朝大  
不同亦一輻  
也 衰涼世德  
小的之下忽  
若個鎖國公  
鎖國公之下  
又若個老爺  
稱謂奇絕

朋友狼狽得住的薦給老爺試用。用罷舍親收了這車夫。他再是千恩萬謝的去了。到了明天他車也有了馬也有了。戴着紅頂子花翎滿到四處去拜客。到了舍親門口他不好意思。遞片子進來。就那麼下了車進來了。還對舍親請了個安說。小的今天是鎖國公了老爺的恩典。永不敢忘。你看這不是他們潤得很快麼。我道。這麼一個鎖國公。有多少俸銀一年呢。子明道。我不甚了了。聽說大約三百多銀子一年。我笑道。這個給我們就館的差不多。潤不到那裡去。子明道。你要知道他得了鎖國公那詛人的手段。更大了。他天天跑到西苑門裡去。在廊簷底下站着。專找那些引見的人去嚇唬。那嚇唬不動的他也沒有法子。他那嚇唬的話。總是說這是甚麼地方。你敢亂跑。倘使被他嚇說動了他。便說你今日幸而遇了我。還不要緊。你謹慎點就是了。這個人自然感激他。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幾班第幾名。記了你的名字。打聽了你的住處。明天他却來拜你。向你借錢。我道。鎖國公天天要到裡面的麼。子明道。何嘗要他們去。不過他們

可以去得。他去了時。遇見值年旗王大臣到了。他過去站一個班。只算是他來當差的。我道。他們雖是天潢貴胄。却是出身寒微。得狠自然。不見得多讀書的。了。怎麼會當差辦事。子明道。他們雖不識字。然而狠會說話。他們那黃帶子。都是四品宗室。所以有人送他們一副對聯。是「心中烏黑。嘴明白。腰上驚黃。頂暗藍。」我道。對仗倒狠工的。說話之間。外面已放天明。子明便要走了。我道。太早了。洗了臉去。便到我那邊。叫起老媽子。熬了熱水出來。讓子明盥洗。他匆匆洗了便去。正是

一夕長談方媿妮。五更歸去太匆匆。

未知子明去後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以吾所聞。宗室之舉動。猶有不堪於此者。豈作者有所諱而割棄之耶。抑未之聞耶。

上半回臬台大人四字之下。緊接飛簷走壁。下半回小的二字之下。緊接



今天是鎮國公。都是出人意料之詞。而又能令人絕倒。妙在都是格格不相入。忽然連在一處也。

第二十八回 辦禮物携資走上海 控影射遺夥出京都

我送子明去了。便在書房裡隨意歪着。和衣稍歇。及至醒來。已是午飯時候。自此之後。一連幾個月。沒有甚事。忽然一天在轅門抄上。看見我伯父請假赴蘇。我想自從母親去過一次之後。我雖然去過幾次。大家都是極冷淡的。所以我也不是很常去了。昨天請了假。不知幾時動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館門前看時。只見高高的帖着一張招租條子。裡面闌其無人。暗想動身走了。似乎也應該知照一聲。怎麼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對母親說。知母親也沒甚話說。又過了幾天。繼之從關上回來。晚上約我到書房裡去。說道。這兩天我想煩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我道。這又何難。但不知辦甚麼事。繼之道。下月十九是藩臺老太太生日。請你到上海去辦一份壽禮。我道。到下月十九。還有一個多月光景。

何必這麼或或。織之道。這裡頭有個原故。去年你來的時候。代我匯了五千銀子來。你道我當真要用麼。我這裡多少還有萬把銀子。我是要立一個小小基業。以爲退步。因爲此地的錢不夠。所以纔叫你匯那一筆來。今年正月裡就在上海開了一間字號。專辦客貨。統共是二萬銀子下本。此刻過了端節。前幾天他們寄來一筆帳。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請你去對一對帳。老實對你說。你的二千。我也同你放在裡頭了。一層做生意的官息。比莊上好。二層多少總有點贏餘。這字號裡面。你也是個東家。所以我不煩別人。要煩你去。再者這分壽禮。也與衆不同。我這裡已經辦的差不多了。只差一個如意。這裡各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於黃楊、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珊瑚、瑪瑙。無論整的、鑲的。都有了。我想要辦一個出乎這幾種之外的。價錢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幾天。好慢慢搜尋起來。還要辦一個小輪船。我道。這辦來作甚麼。大哥又不常出門。繼之笑道。那裡是這個。我要辦的是一尺來長的頑意兒。因爲藩署

花園裡。有一個池子。從前藩台買過一個。老太太歡喜的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頑。今年春上。不知怎樣翻了。沈了下去。好容易撈起來。已經壞了。被他們七攪八攪。越是鬧得個不可收拾。所以要買一個送他。我道。這個東西從來沒有買過。不知要多少價錢呢。繼之道。大約百把塊錢是要的。你收拾收拾。一兩天裡頭走一踮去罷。我答應了。又談些別話。就各去安歇。次日我把這話告訴了母親。母親自是歡喜。此時五月裡天氣。帶的衣服不多。行李極少。繼之又拿了銀子過來。問我幾時動身。我道。來得及今日也可以走得。繼之道。先要叫人去打聽了的好。不然老遠的白跑一踮。當即叫人打聽了。果然今日來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說這幾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最好是今日先到洋蓬上去住着。於是我定了主意。這天吃過晚飯。別過衆人。就趕出城。到洋蓬裡歇下。果然次日天纔破亮。下水船到了。用舢舨渡到輪船上。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車。推着行李。到字號裡去。繼之先已有信來知照過。於是同衆夥

友相見。那當事的叫做「管德泉」。連忙指了一個房間。安歇行李。我便把繼之要買如意及小火輪的話說了。德泉道。小火輪只怕還有覓處。那如意。他這一個不要。那個不要。又不曾指定一個名色。怎麼辦法呢。明日代我去找兩個珠寶。客來問問罷。那小火輪呢。只怕「發昌」還有。當下我就在字號裡歇住。到了下午。德泉來約了我同到虹口發昌裡去。那裡邊有一個小東家。叫「方佚」。從小就專考究機器。所以一切製造等事。都極精明。他那鋪子。除了門面專賣銅錢機件之外。後面還有廠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製造各樣機器。德泉同他相識。當下彼此見過。問起小火輪一事。佚盧便道。有是有一個。只是多年沒有動了。不知可還要得。說罷。便叫夥計在架子上拿了下來。掃去了灰土。拿過來看。加上了水。又點了火酒。機件依然活動。只是舊的大不像了。我道。可有新的麼。佚盧道。新的沒有。其實銅鐵東西。沒有新舊。只要拆開來擦過。又是新的了。我道。定做一個新的。可要幾天。佚盧道。此刻廠裡忙得狠。這些小件東西。

來不及做了。我問他這個舊的價錢。他要一百元。我便道：「再商量罷。同德泉別去。回到字號裡。早有夥計們代招呼了一個珠寶捐客來。叫做「辛若江」。說起要買如意。要別緻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瑪瑙。一概不要。若江道：「打算出多少價呢。」我道：「見了東西再講罷。」說着他辭去了。是日天氣甚熱。吃過晚飯。德泉同了我到四馬路升平樓。泡茶乘涼。帶着談天。可奈茶客太多。人聲嘈雜。我便道：「這裡一天到晚都是這許多人麼。」德泉道：「上半天人少。早起更是一個。人沒有呢。」我道：「早起他不賣茶麼。」德泉道：「不過沒有人來吃茶罷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賣。坐了一會。便回去安歇。次日早起。更是炎熱。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樓。甚覺涼快。何不去坐一會兒呢。早上各夥計都有事。德泉也要照應一切。我便不去驚動他們。一個人逛到四馬路。只見許多鋪家都還沒有開門。走到升平樓看時。門是開了。上樓一看。誰知他那些杌子都反過來。放在桌子上。問他泡茶時。堂倌還在那裡揉眼睛。答道：「水還沒有開呢。我只得惘惘而出。取出

向未費茶以  
內地人之眼  
觀之亦一怪  
現狀

不圖五月被  
委復見於今  
日

奇極果然要  
吃驚者試  
掩卷猶之究  
是何故

表看時。已是八點鐘了。在馬路遊蕩着。走了好一會。再回到升平樓。只見地方剛纔收拾好。還有一個堂倌。在那裡掃地。我不管他。就靠闌干坐了。又歇了許久。方纔泡上茶來。我便凭闌下視。慢慢的清風徐來。頗覺涼快。忽見馬路上一大羣人。遠遠的自東而西。走將過來。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近樓下時。仔細一看。原來是幾個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過。後面圍了許多閒人跟着觀看。那犯人當中。有七八個蓬頭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兩個好生奇怪。兩個手裡都拿着一頂薰皮小帽。一個穿的是京醬色。鞞綢狐毛袍子。天青緞天馬出風馬褂。一個是二藍鞞綢羔皮袍子。白灰色。鞞綢羔皮馬褂。脚上一式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驚。這個時候。人家赤膊搖扇。還是熱。他兩個怎麼鬧出一身大毛來。這纔是千古奇談呢。看他走得汗流被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個道理。不過我不知道罷了。再坐一會。已是十點鐘時候。遂惠了茶帳回去。早有那辛若江在那裡等着。拿了一枝如意來看。原是水晶的。不過水

原來如此

晶裡面。藏着一個蟲兒。可巧做在如意頭上。我看了不對。便還他去了。德泉問我到那裡去來。我告訴了他。又說起那個穿皮衣服的人。煞是奇怪可笑。德泉道。這個不足爲奇。這裡巡捕房的規矩。犯了事捉進出時穿甚麼。放出來時仍要他穿上出來。這個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邊一個管帳的「金子安」擰嘴道。不錯。去年冬月裡。那一起打房間的。內中有兩個不是判了押半年麼。恰是這個時候該放。想必是他們了。我問甚麼叫做打房間。德泉道。到妓館裡。把妓女的房裡東西打毀了。叫打房間。這裡妓館裡的新聞多呢。那邊強的便去打房間。那下流的便去偷東西。我道。我今日看見那兩個人穿的狠體面的。難道在妓院裡鬧點小事。巡捕還去拿他麼。德泉道。莫說是穿的體面。就是認真體面人。他也一樣要拿呢。前幾年有一個笑話。一個姓朱的。是個江蘇同知。在上海當差多年的了。一個姓袁的知縣。從前還做過上海縣丞的。兩個人同到棋盤街么二妓館裡去頑。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么二妓院的規矩。

凡是客人不分老少。一律叫少爺的。妓院的丫頭。叫了他一聲朱少爺。姓朱的劈面就是一個巴掌打過去道。我明明是老爺。你爲甚麼叫我少爺。那丫頭哭了。登時就兩下裡大鬧起來。妓館的人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姓袁的知機。乘人亂時溜了出去。一口氣跑回城裡花園街公館裡去了。那姓朱的還在那裡。羔子王八蛋的亂罵。一時巡捕來了。不由分曉拉到了巡捕房裡去關了一夜。到天解公堂。他和公堂問官是認得的。到了堂上他便搶上一步對着問官拱拱手彎彎腰。道。久違了。那問官吃了一驚站起來也彎彎腰。道。久違了。呀。這是朱大老爺到這裡甚麼事。那捉他的巡捕見問官和他認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館的人本來照例要跟來做原告。到了此時也嚇的抱頭鼠竄而去。堂上陪審的洋官見是華官的朋友也就不問了。姓朱的纔徜徉而去。當時有人編出了一個小說的回目。是「朱司馬被困棋盤街袁大令逃回花園街」我道。那偷東西的便怎麼辦法呢。德泉道。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我道。偷的還是賊

此一個回目  
大可以編入怪  
現狀



呢。還是嫖客呢。德泉道。偷東西。自是個賊。然而他總是扮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播窓挖壁的那又不奇了。子安掉嘴道。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聞。這個人的履歷。非但是新聞。直頭可以按着他編一部小說。或者編一齣戲來。我忙問甚麼新聞。德泉道。這個說起來話長。此刻事情多着呢。說得連連斷斷的無味。莫若等到晚上。我們說着當談天罷。於是各幹正事去了。下午時候。那辛若江又帶了兩個人來。手裡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慎的東西。鬼混了半天纔去。我乘暇時。便向德泉要了帳冊來。對了幾篇。不覺晚了。晚飯過後。大家散坐乘涼。復又提起妓館偷烟袋的事情來。德泉道。其實就是那麼一個人。到妓館裡偷了一支銀水烟袋。妓館報了巡捕房。被包探查着了。捉了去。後來却被一個報館裡的主筆保了出來。並沒有重辦。就是這麼回事了。若要知道他前後的細情。却要問子安。子安道。若要細說起來。只怕談到天亮也談不完呢。可不要厭煩。我道。那怕今夜談不完。還有明夜。怕甚麼呢。子安道。這個人姓沈。

名瑞、此刻的號是經武。我道。第一句通名先奇。難道他以前不號經武麼。子安道。以前號輯五。是四川人。從小就在一家當舖裏學生意。這當舖的東家。是姓山的。號叫仲彭。這仲彭的家眷。就住在當舖左近。因為這沈經武年紀小。時時叫到內宅去使喚。他就和一個丫頭鬼混上了。後來他升了個小夥計。居然也一樣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個丫頭。有一天事情鬧穿了。仲彭便把經武攆了。拿丫頭嫁了。誰知他嫁到人家去。開了個天翻地覆。後來竟當着衆人。把衣服脫光了。人家說他是個瘋子。退了回來。這沈經武便設法拐了出來。帶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居然是一妻一妾。學起齊人來。他的神通可也真大。又被他結識了一箇現任通判。拿出錢來。叫他開了個當舖。不上兩年。就倒了。他還怕那通判同也理論。却去先發制人。對那通判說。本錢沒了。要添本。若不添本。就要倒了。通判說。我無本可添。只得由他倒了。他說既如此。倒了。下來。要打官司。不免要供出你的東家來。你是現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擔處分。

118 34.5 \* 12

風流名士能  
得精識主筆  
則爾時報難  
之程度可想

的那通判急了。和他商量。他却乘機要借三千兩銀子。訟費。然後關了當舖門。他把那三千銀子一齊交給那拐來的丫頭。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縣監裡挺押起來。那丫頭拿了她的二千銀子。却往上海一跑。他的老婆。便天天代他往監裡送飯。足足的挺了三年。實在逼他不出來。只得取保。把他放了。他被放之後。撇下了一個老婆兩個兒子。也跑到上海來了。虧他的本事。被他把那丫頭找着了。然而那三千銀子。却一個也不存了。於是兩個人又過起日子來。在胡家宅租了一間小小的門面。買了些茶葉。攪上些紫蘇防風之類。帖起一張紙。寫的是出賣葯茶。兩個人終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百十來個錢的生意。誰知那位山仲彭。年紀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興。却從四川跑到上海來逛一踏。這位仲彭。雖是個當舖東家。却也是個風流名士。一到上來。便結識了幾個報館主筆。有一天在街上閒逛。從他門首經過。見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覺吃了一驚。就踱了進去。他二人也是吃驚不小。只道捉拐子逃婢的來。

胡繪聲應第  
九回

了。所以一見了仲彭就連忙双双跪下叩頭如搗蒜。一般仲彭是年高之人。那禁得他兩個這種乞憐的模樣。長嘆一聲道。這是你們的孽緣。我也不來追究了。二人方纔放了心。仲彭問起經武的老婆。經武便說他死了。那丫頭又干般巴結。引得仲彭歡喜。便認做了女兒。那丫頭本來粗粗的識得幾個字。仲彭自從認了他做女兒之後。不知怎樣就和一個報館主筆胡繪聲說起。繪聲本是個風雅人物。聽說仲彭有個識字的女兒。就要見見。仲彭帶去見了。又叫他拜繪聲做先生。這就是他後來做賊得保的來由了。從此之後。那經武便搬到馬路去。是個一樓一底房子。胡亂弄了幾種丸藥。掛上一個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報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誰知道這告白一登。却被京裡的真正同仁堂看見了。以為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發人到上海來告他。正是

影射須知干例禁。衙門準備會官司。

未知他這場官司勝負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五月披裘一節。雖非怪現狀之特色，然實可發一大嘆。

沈經武一節，因談偷水烟袋而起。然閱至終篇，仍不見其偷，正不知此賊何時方下手也。一笑。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強盜讀西書 賣輪船局員造私貨

能幹事的記  
着

京都大柵欄的同仁堂。本來是幾百年的老鋪。從來沒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時看見報上的告白，明明說是京都同仁堂。分設上海大馬路。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專打發了一個能幹的夥計。帶了使費出京。到上海來。和他會官司。這夥計既到上海之後。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別有因由。而且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明告訴了他要告。他也沒奈我何。我何不去見見這個人呢。想罷。就找到他那同仁堂裡去。他一見了之後。問起知道是真正同仁堂來的。早已猜到了幾分。又連用說話去套那夥計。那夥計是北邊人。直爽脾氣。便直告訴了他。他聽了。要告倒連忙堆下笑來。和那夥計拉交情。又說我

你看他通身

另外改一個  
甚麼字想  
者自知故不  
必寫出來也

能幹事的便  
怎樣

也是個夥計。當日曾經勸過東家說寶號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寶號出來告了。好在吃官司不關夥計的事。又拉了許多不相干的話。和那夥計纏着。談天把他耽擱到吃晚飯時候。便留着吃飯。又另外叫了幾樣菜。打了酒。把那夥計灌得爛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子安說到這裡。兩手一拍道。你們試猜他這是甚麼主意。那時候他舖子裡只有門外一個橫招牌。還是寫在紙上糊在板上的。其餘豎招牌一個沒有。他把他人家灌醉之後。便連夜把那招牌取下來。連塗帶改的。把當中一個仁字另外改了一個別的字。等到明日那夥計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談了一會。方纔送他出門。等那夥計出了門時。回身向他點頭。他纔說道。閣下這回到上海來打官司。一定要認清楚了招牌。方纔可告那夥計。聽說抬頭一看。只見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氣的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熱般出京。準備打官司。只因貪了兩杯。便鬧得冰清水冷的回去。從此他便自以為足智多謀。了無忌憚起來。上海是個花天酒地。

的地方。跟着人家出來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樣逛的窮了。沒處想法子。却走到妓館裡打茶圍。把人家的一支銀水烟袋偷了。人家報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提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懲辦。那丫頭急了。走到胡繪聲那裡。長跪不起的哀求。胡繪聲却不過情面。便連夜寫一封信到新衙門裡保了出來。他因爲輯五兩個字的號。已在公堂存了竊案。所以纔改了個經武。混到此刻。聽說生意還過得去呢。這個人的花樣也真多。偷使常在上海。不知還要鬧多少新聞呢。德泉道。看着罷。好得我們總在上海。我笑道。單爲看他留在上海。也無爲了。大家笑了一笑。方纔分散安歇。自此每日無事。便對帳。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頭逛一回。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述來。不知可還在上海。遂走到謙益棧去望望。只見他原住的房門鎖了。因到帳房去打聽。乙庚說。他今年開河頭班船就走了。說是進京去的。直到此時。沒有來過。我便辭了出來。正走出大門。迎頭遇見了伯父。伯父道。你到上海作甚麼。我道。代繼之買東西。那天

你使好貨

想見公是崇  
權上司者

難道只有你  
來得

被靈天性語

看了轅門抄。知道伯父到蘇州。趕着到公館裡去送行。誰知伯父已動身了。伯父道。我到了此地。有事就開住了。還不會去得。你且到我房裡去一踏。我就跟着進來。到了房裡。伯父道。你到這裡找誰。我道。去年住在這裡。遇見了王伯述姻伯。今晚沒事。來看看他。誰知早就動身了。伯父道。我們雖是親戚。然而這個人尖酸刻薄。你可少親近他。你想。放着現成的官不做。却跑來販書。成了個甚麼樣子。我道。這是撫台要撤他的任。他纔告病的。伯父道。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誰叫他批評上司。我問你。我們家裡有一個小名。叫土兒的。你記得這個人麼。我道。記得。年紀小。却同伯父一輩的。我們都叫他小七叔。伯父道。是那一房的。我道。是老十房的。到了姪兒這一輩。剛剛出服。我父親纔出門的那一年。伯父回家鄉去。還逗他頑呢。伯父道。他不知怎麼也跑到上海來了。在某洋行裡。那洋行的買辦。是我認得的。告訴了我。我沒有去看他。我不過這麼告訴你一聲罷了。不必去找他。家裡出來的人是惹不得的。一正說話時。只見一個人拿進



咄咄語人不  
知他如何說  
得出口

二九

一張條子來。却是把字寫在紅紙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對那人道：「知道了。又對我道：你先去罷。我也有事要出去。」我便回到字號裡。」只見德泉也纔回來。我問道：「今天有半天沒見呢。有甚麼貴事？」德泉嘆一口氣道：「送我一個會親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吳淞。我道：出洋麼？」德泉道：「正是。出洋讀書呢。」我道：「出洋讀書是一件好事。又何必嘆氣呢？」德泉道：「小孩子不長進，真是沒法。這送他出洋讀書，也是無可奈何的。」我道：「這也奇了。這有甚麼無可奈何的事？」既是小孩子不長進，也就不必送他去讀書了。」德泉道：「這件事說出來真是出人意外。舍親是在上海做買辦的，多了幾個錢，多討了幾房姬妾，生的兒子有七八個。從小都是驕縱的，所以沒有一個好好的學得成人。單是這一個最壞，纔上了十、三、四、歲，便學的吃喝嫖賭，無所不爲了。在家裡，還時時鬧禍。他老子惱了，把他鎖起來，鎖了幾個月。他的娘代他討情，放了他。放之後，就一去不回。他老子倒也罷了，說只當沒有生這個孽障。有一夜無端被強盜明火執仗的搶了進。」

果然如此也

外 眞是出人意

此等人不殺  
何待

來一個個都是塗了面的。搶了好幾千銀子的東西。臨走還放了一把火。虧得救得快。沒有燒着。事後開了失單。報了官。不久就捉住了兩個強盜。當堂供出那爲首的來。你道是誰。就是他這個兒子。他老子知道了。氣得一個要死。自己當官銷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親手殺他。被多少人勸住了。又把他鎖起來。然而終久不是可以長監不放的。於是想出法子來。送他出洋去。我道。這種人。只怕就是出洋。也學不好的了。德泉道。誰還承望他學好。只當把他攆走了罷。子安道。方纔我有個敵友。從貴州回來的。我談起買如意的事。他說有一支。很別緻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個來。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兩個。我問是甚麼的。子安道。東西已經送來了。不妨拿來大家看看。猜是甚麼東西。於是取出一個紙匣來。打開一看。這東西顏色狠紅。內中有幾條冰裂紋。不是珊瑚。也不是瑪瑙。拿起來一照。却是透明的。這東西好像常常看見。却一時說不出他的名來。子安笑道。這是雄精雕的。「這纔大家明白了。」我問價

錢子安道，便宜得狠，只怕東家嫌他太賤了。我道：只要東西人家沒有的，這倒不妨。子安道：要不是透明的，只要幾吊錢。他這是透明的，來價是三十吊錢光景。不過貴州那邊錢貴，一吊錢差不多一兩銀子，就合到三十兩銀子了。我道：你的貴友還要賺呢。子安道：我們買，他不要賺，偷是看對了，就照價給他就是了。我道：這可不好，人家老遠帶來的，多少總要叫他賺點。就同我們做生意一般，那裡有照本買的道理。子安道：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況且他說是原價三十吊，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我道：此刻灯底，怕顏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說罷。於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那如意，顏色甚好，就買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輪船，一時沒處買。德泉道：且等後天禮拜，我有個朋友說有這一個東西，要送來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撈一個便宜貨。我問是那裡的朋友。德泉道：是一個製造局的畫圖學生，他自己畫了圖，便到機器廠裡，叫那些工匠代他做起來的。我道：工匠們都有正經公事的，怎麼肯代他做這頑意。

東西。德泉道：「他並不是一口氣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來他自己裝配上的。」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見那遠房叔叔，談起了家裡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動身之後，非但沒有修理祠堂，並把祠內的東西都拿出去賣起先，還是偷着做，後來竟是張明較著的了。我不覺嘆了口氣道：「倒是我們出門的，眼底裡乾淨，叔叔道：『可不是麼？我母親因為你去年回去，辦點事，狠有點見地，說是到底出門歷練的好。姑娘般一個人，出了一次門，就把志氣練出來了，恰好這裡買辦，我們沾點親，寫信問了他，得他允了，就是迴避那班人的意思。』此刻不過在這裡開住着，只當學生意，看將來罷了。我道：『可有錢用麼？』叔叔道：『纔到了幾天，還不會知道。一談了一會，方纔別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甚麼意思？家裡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在。還要叫我不要理他，這纔奇怪呢。』過了兩天，果然有個人拿了個小輪船來。『這個人叫「趙小雲」，就是那畫圖學生。看他那小輪船時，却是油漆的嶄新，是長江

船的式子。船裡的機器都被上面裝的房艙望台等件蓋住。這房艙望台又都是活動的。可以拿起來。就是這船的一個蓋就是了。做得十分靈巧。又點火。試過機器也極靈動。德泉問他價錢。小雲道。外頭做起來。只怕不便宜。我這個。只要一百兩。德泉笑道。這不過一個頑意罷了。誰拿成百銀子去買他。小雲道。這也難說。你肯出多少呢。德泉道。我不過偶然高興。要買一個頑頑。要是二三十塊錢。我就買了他。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見德泉這般說。便知道他不曾說是我買的。索性走開了。等他去說。等了一會。那趙小雲走了。我問德泉說的怎麼。德泉道。他減定了一百元。我沒有還他實價。由他擺在這裡罷。他說去。就來。我道。發昌那個舊的。不堪。並且機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還要一百元呢。德泉道。這個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錢做的。他這個是拿了皇上家的錢。吃了皇上家的飯。教會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這個私貨。來換錢。不應該殺他點價麼。我道。照這樣做起私貨來。還了得。德泉道。豈但這個。去年

然則只當姓

知聲上耳一  
笑

可見中國人  
自能製造

救乖惡人不  
少今而後鍊  
銀鍊銀之弊  
將少聞於市  
上矣

外國新到了一種紙捲烟的機器，小巧得狠，要賣兩塊錢。一個他們局裡的人買了一個回去，後來局裡做出來的，總有三三千個呢。拿着到處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國來的一樣，不過就是壳子上不曾鍍銀。「我問甚麼叫鍍銀。」德泉道：「據說鍍銀是中國沒有的，外國名字叫『Nickel』。中國譯化學書的時候，便譯成一個銀字。所有小白鳴鐘、洋燈等件，都是鍍上這個東西。中國人不知一切，都說他是鍍銀的。那裡有許多銀子去鍍呢？其實我看雲南白銅就是這個東西，不然廣東瓊州嶼的銅一定是的。我道：銅只怕沒有那麼亮。」德泉笑道：「那是鍍了之後，擦亮的。你看元寶，又何嘗是亮的呢？」我道：「做了三千個私貨，照市價算，就是六千洋錢，還了得麼？」德泉道：「豈只這個，有一回局裡的總辦，想了一件東西，照掉鑾駕的架子樣，縮小了，做一個銅架子，掉筆，不到幾時，合同一百多委員司事的公事桌上，沒有一個沒有這個東西的，已經一百多了。還有他們家裡呢，還有做了送人的呢。後來鬧到外面銅匠店，仿着樣子也做出

其實是很所  
以名管得錢  
也

來了。要買四五百錢一個呢。其餘切菜刀、劈柴刀、杓子、總而言之。是銅鐵東西。是厨裡人用的。沒有一件不是私貨。其實一個人做一把刀。一個杓子。是有限得狠。然而積少成多。遣筆帳就難算了。何況更是歷年如此呢。私貨之外。還有一個偷。「說到這裡。只見趙小雲又匆匆走來道。」你到底出甚麼價錢呀。德泉道。你到到底再減多少呢。小雲道。罷。罷。八十元罷。德泉道。不必多說了。你要肯買時。拿四十元去。小雲道。我已經減了個對成。你還要折半。好狠呀。德泉道。其實多了我買不起。小雲道。其實講交情呢。應該送給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這樣罷。你給我六十元。這二十元算我借的。將來還你。德泉道。借是借。買價是買價。不能混的。你要拿五十元去罷。恰好有一張現成的票子。說罷到裡間拿了一張莊票給他。小雲道。何苦又要我走一踰錢莊。你就給我洋錢罷。德泉叫子安點洋錢給他。他又嫌。重換了鈔票。纔去。臨走對德泉道。今日晚上請你吃酒去麼。德泉道。那裡。小雲道。不是。沈月卿便是。黃銀寶。「說着一逕去了。」德泉

道你看。賣了錢。又這樣化法。我道。你方纔說那偷的。又是甚麼。德泉道。只要是用得着的。無一不偷。他那外場面做得實在好看。大門外面設了個稽查處。不准拿一點東西出去呢。誰知局裡有一種燒不透的煤。還可以再燒小爐子的。照例是當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裡人拿到家裡去。燒這名目叫做二煤。他們整籮的抬出去。試問那煤籮裡要藏多少東西。我道。照這樣說起來。還不把一個製造局偷完了麼。說話時。我又把那輪船揭開細看。德泉道。今日禮拜我們寫個條子。請侯廬來估估這個價。到底值得了多少。我道。好極好極。於是寫了條子去請。一會到了。正是

要知真價值 須俟眼明人

不知估得多少價值。且待下回再記。

不肯招接族人。並以戒其子姪。己是天性滅盡。不圖更有率盜以劫其父者。非但無獨有偶。直是有加無已。茫茫大地。更何處容身乎。



上回要買小火輪一語。閒閒之閒文耳。實乃可以無有。乃不料於此回中。引出局員作私貨一段來。方悟爲金針引綫之法。

出門因爲避族人。族人且須避之。不知更當往何處去。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歟。



---

新小説 第二年第七號



三百二十二

然則你起先  
何必招呼他  
豈懷其不顧  
而去之憾耶  
不知阿林之  
不樂跳舞固  
自有意在也  
你使不希罕  
可知人家正  
要希罕呢此  
所謂話不投  
機半句多

偵探  
小說



第二十回 杯酒淋漓好男兒入數 金光閃爍俏美女關心

法國 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三九

却說陳家鼐正在注足精神跳舞的時候。忽聽得場上有高呼麥而高萬歲的聲音。正在心疑。忽聽起先搭黨同舞的那個長身女子問道。他們在那裡呼些什麼。原來此女落單之後。心懷嫉妒。又見他們跳得格外精神。故特有意問他這句。家鼐答道。你何不去問方才那個阿林。這女子道。這種小人。我何屑慄他。家鼐道。阿林和這婦人。看來定是一黨的。如果問他。必定知道底細的。這女子道。以我看來。這個婦人。如果就是他們所說的麥而高。也沒有什麼希罕呀。家鼐聽了。也就默然不再言語。心念他既不知麥而高和阿林他們的底細。我和多言也是徒然。此時兩班對舞的戲。就此告終。大家相率下場。這女子忽言

口渴非常。欲和家鼯同到邊廂買醉。家鼯辭道：我身邊忘帶錢鈔。怎麼去得。嘴裡這麼說。那兩條腿已走動了。那女子一看色勢不像。冷笑一聲。不別而去。豈知正合了家鼯的心願。原來家鼯的心思。本在後來的西洋美女等。一班人身上。探個消息。所以就丟了這位同串的人。跑到咖啡館來。一瞧。恰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在這裡。但是初次見面。不好造次。一時之間。倒覺有些靦靦覷覷。不好意思起來。仔細一想。我這裡除了葛蘭德。沒有半個熟人。不如還去和他商量。於是轉身向外。逕往大門而去。行不幾步。忽覺有人在後面握住其臂。回身一看。不是別人。却就是那位裝西班牙美女的佳人呢。當下就對家鼯說道：閣下跳舞本領。實在精明的很。我見了快樂極了。所以稍停片刻。我就要央煩你。和我作對同舞。此時你且請來。和我同飲一杯。家鼯覺得他聲音清脆。聽在耳際。恍如鶯聲嘯嘯。渾身骨軟。像這般音聲柔和。詞旨爽利。離那位所謂大曲師者。在我師父館中談論之時。亦從未聞得。所以家鼯心念道。這位美女。決決不

是麥而高了。當下那位美女又說道。來呀。一面說。一面就把臂欲行。家鼯答道。多謝盛情。但是我並不覺渴呢。那女的又道。這不妨事的。何必定要渴了纔喝一杯呢。家鼯道。我除非身邊有錢。可以還敬人家。纔肯擾人家的。不然。我從來不肯和人家糊亂喫喝。這女的又道。你也太拘謹了。如此。我反信不過你了。既這麼着。你不肯喝也罷了。但是我喝的時候。你不妨同我談談吓。

如此看去。這美女必是有什麼說話要和他對談。所以殷勤到如此十分十二分。那陳家鼯自己却還沒有覺得已經受了他的籠絡。然而他心裏也在那裡想道。倘使他果真是了麥而高家的。就怎麼樣呢。莫非我雖彈了花臉。他已經認出來了。或者就爲這只戒指。被他留了心去了。這都是我自己鹵莽之故呢。其時這婦人。見他依然呆立不動。若有所思。只得又催促道。方才我見了你的跳舞。實在歡喜得很。所以要同你成個相識。老實同你說。這滿園子許多的人。不過是你和我兩個懂得跳舞罷了。家鼯道。我是不見得怎麼樣。不過助興而

所謂天下英  
雄惟使君與

已。你却着實是位跳舞內家。想必是從瑪拉噠。及色維越等處。二處皆西班牙西南部之名城。學成而來的。那美女聽了。就說道。我正從那邊才來呀。家爺道。這就是了。怪道我許久沒有見你呢。那女的急急問道。怎麼。你以前也曾見過我嗎。家爺道。可不是嗎。我方才聽得有人喝彩。說麥而高萬歲！我聽了。就記起七八年前。這裡愛利戲園。有個常常往來的人了。但是他頰上有個疤痕的。如今你臉上籠了一臉的紗。使我也看不分明。不知到底就是麥而高不是。那美女聽了。不覺吃吃的笑道。你這人。好不刁鑽。你無非要我去了籠面紗。見見我的真相。看看到底好不好罷了。這也不是難事。我回來揭了。儘你瞧個飽就是了。何必要扯這許多謊呢。但是。此刻在人叢中。却不行的。回來晚飯的時候。儘你細瞧。你看有疤痕沒有。我想你要不是扯謊。一定記錯了人了。你說的那位麥而高家的。又過了這麼七八年。年紀必然不小了。我却還不到二十歲呢。我的小名。叫做寶玉。你若隨我來。我不妨把我的歷史告訴你。你不來也不行的。我方才已經定

了一個座兒。此刻只怕點心已經做好端來了。家驛道：這是你和你們同伴諸位喫的。我却沒有份兒。那婦人道的確是爲你我二人的。我並沒有什麼夥兒伴兒呢。不過進園的時候。遇見了許多扮小花臉的。還有別的角度。就是方才大家合夥兒跳戲的。我即使同他們在一塊兒。亦不過爲一時取樂而已。其實我却獨自而來。還得獨自而往。除非你肯同我到美國館子去晚餐。我才有了伴兒呢。家驛道：我不是先和你說過。可惜我身上一個錢沒有帶麼。不然我也很願意請請你呀。那美女道：你何必這麼客氣。即使你真的沒錢。也不應該說。況且你既誠心請我。何必定在今宵。今天我先作個小東。改日你來罷。二人你推我讓。家驛那裡禁得起被他花言巧語。說得天花亂墜。無言可答。祇得隨了他。走到舞場後面。一個咖啡館裏。誰知進得門來。但聞人聲嘈雜。已有人滿之患。原來跳舞過的人。差不多都到這裡來。喫的喫。喝的喝。而且方才和那美女同來的一班男女。也都在這裡了。然而彼此見了。並不招呼。家驛也就相信他

所謂酌酒婦  
人也一笑

如此意遠情  
長不知家  
開之亦心醉  
否

和這些人是不熟識的了。當時二人走到一個屋角裏，有張空桌，桌上擺着一盤點心，熱騰騰的在那裡出氣。一個侍者候在旁邊，他見二人來了，返身就走。不一會兒，拿了兩盅酒來，二人且飲且食，談談說說。那美女就自己稱說，是加第斯西班牙西大戲園中第一等跳舞家。家道：「你法國話說得何以這麼好，恐怕不是西班牙人罷。」他說：「我本來生長在巴黎的，所以心裏總想常在巴黎住着。如今那邊却又訂了半年合同，還得再去。過此以往，我決計要到這裡來常住了。那時候，倘使你仍在這邊，我們就可以常常在一塊兒跳舞作樂了。」那就很好，要你果真是麥而高，那可就發好了。「噯！怎麼你腦筋中總忘不了麥而高，難道你愛上了他麼？」並非如此，不過因為他跳舞的本事實在高強罷了。「比我如何？」那是全然不同的。所謂各人有各人的巧妙，你難道不知道他麼？其實，你要知道他的細情也不難。只要問方才那個長鬍子的人，想你還記得，就是在我我之後跳舞的，他是麥而高一黨裡的人。



家亦善於  
詞令  
二人言語針  
鋒相對煞是  
好看

二人談來談  
去談了半天  
却彼此都沒  
有一句真心  
說話寫來點  
是好看好笑

四五

呢。「我道你說的是誰。原來就是那個鷹爪鼻阿林。這種奴才下人也配我們和他說話嗎。別人不可知。他的打扮。是一瞧就知道的呀。」二人你言我語。談個不了。談到後來。居然互相展開邦族。各通小字。一個叫做「寶玉」。是早經說過的。一個家爺。却又忽然自稱「誠之」起來。原來他此番來的宗旨。本想刺探他人的隱情。如今遇見了這種鬼鬼祟祟的女人。惟恐反被他人刺探了去。所以冒用了這麼一個別號。亦聊以借此自警之意。誰知寶玉聞之。不知何故。就驚地舉起酒杯來。恭祝他康強福祿。當時陳家爺也慌忙舉杯還敬。行了一個碰杯之禮。整備着彼此自飲多福。却不提防家爺手上帶的一只金戒指。先前惟恐他瞧不見的。如今金光閃爍。直射到他的眼睛裏去。他看見了。就問道。「好一只精緻的戒指。何不使我見識見識。」家爺聽了。不由得情願願。脫了下來。遞交他手裏去。原來這只戒指。人家留心了好一會了。而且這位希奇女客。來得却也突兀得很。想諸位看官。都是些明眼人。也早猜到了幾分。到底是

罵盡世上婦  
人壽者不怕  
被世上婦人  
咒罵及耶

是明明認失  
掉戒指的婦  
人作祖母也  
可發一笑

些什麼緣故。做書的人。他既然如此做法。我譯書的人。如今也還不便替他揭破一切。雖然。婦人家留心看人的飾物。也是世界上最通行的習氣。至於要說他與這當典門口拾得的戒子。有什麼關係。所以特地設法來看這一看。這却並沒有真憑實據。何敢妄指。問文休提。且說「寶玉」把戒指取得過來。看了一回。忽然問道：「怎麼那戒指上。還刻着一個勇號。難道你尊駕是位貴族麼？」「不是。這戒指還是吾祖母傳遺下來的。並非我自己的。」「那不是一個樣兒嗎。你祖母既然生自華族。你母親自然也是華族。你自己也不必說了。我原說你不是個尋常人呢。但是這勇號。是各人各別的。不知你們府上的。是怎麼幾個字。既是你祖宗的號。你必然是知道的了。」「這個。我却實在沒有知道。我幾次三番。想把他照個明白。無奈字跡太細。總瞧不清楚。」「這也奇了。難道你總沒有問過你母親嗎。要吾祖宗有了這麼一個顯煥名號。我不但不忘於心。而且還要把他繡在衣襟上。手帕上呢。」家爺聽了。無言可答。默不作聲。這位西

洋美女。却手裏拿了這只戒指。兩眼釘住了望他臉上瞧着。家鼐心裏。着實覺得不好意思。然而足見是個誠實人底子。想了半天。竟想不上一句回答的話來。後來還是這位美女先開口說道。咱們來做一裝小買賣兒。你可願意。家鼐被他突然一問。心上又是一驚。因道。這個……說了兩個字。底下還沒說出來。那美女就說道。「我老實告訴你。我看上了你這戒指了。你肯賣給我嗎？」「叫我賣掉戒子！那個不能。我不是做這種賣買的人。」那麼着。你送給了我罷。」那也不行。我的好小姐。這是吾母親遺傳下來的東西。我當他是件無價之寶呢。」你不肯送便罷。何必推推托托的。這麼一只戒指。頂多也值不了一百個法郎。你的意思。我懂得了。我也不敢怪你。但是我說過我看中意了。我就加上一倍。給你十個拿破崙罷。」這戒指是不能賣的。不必說是十個。就是二十五個。我也發不了財。」家鼐說了這句。那個所謂寶玉的心裏。以為他想爭多幾個。所以問道。我就給你三十個。你說怎麼樣？」「不行。隨便頂到多

此所謂硬買  
倘答應了他  
只怕還要強

少我總不賣。」你這人也總算是個呆漢。據你方才自己說戒指上刻的什麼字。你連一個都不知道。希罕的東西。是這樣的嗎。如今有人給你六百法郎。你還不肯賣。要是拿到當舖裡去。恐怕二十五法郎。未必有人要。或者你不信我三十個拿破崙。你可要賤賣嗎？」那也算不了什麼。我很知道你有錢。然而這戒指我不能賣。這是家傳的東西呢。」很好。然而你們祖宗是些上流國民。容或有之。至於貴族這句話。我非但不敢恭維。而且實在不信呢。」然而我這戒指。要是沒有緣故。沒有來歷。我又何必不把他賣給你呢。要是窮人得了六百法郎。豈不可過半年快樂日子。又何必不肯呢。」據我想來。這戒指必定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肯賣的緣故。大約因為假自友人。必得去還。是不是呢。這也可見你老實之一端。你說到底是誰的？恐怕你還是從什麼婦人處取來的。這婦人必然又是從他情人處轉借來的。再不然。是他從大街上拾來的。你且把他姓名住址告我。我不難馬上打聽他一個水落石出。」你弄錯了。這戒指。

的確是我的。所以我有不能捨棄的道理。你又何必如此。巫巫。大有志在必得之概。這是何意呢？」那美女聽了家爺這句話。立刻就戒指。往家爺手裏一丟。立起身來。返身就走。口裏說道。「這却不與你相干。不必問我。」心上好像有大不舒服的樣子。既又回過臉來。變了主意。說道。我雖並非珍寶的收藏家。然而向來有種脾氣。凡是心上瞧得中的東西。就想要買。價值不論大小。也不管他值不值。其實買了回去。也不過丟在家裏擱着。此刻你既不肯賣。那就算了。我們也不必因此小事。傷了交情。來！來！偕們再去跳舞一次。然後同去晚餐。你想何如？」家爺道。「跳舞是果然很好。晚餐似乎還嫌太早。」這麼說。你很歡喜在這兒玩玩。還不想出去呢。」也不敢濫玩。但是我來得功夫不多。所以還想再跳舞一二回。回來晚餐。胃口也必然好些。」

原來家爺推托不去。心裏別有緣故。一則。急欲到門口問問那葛蘭德。到底認得出這西班牙美女。是否即是麥而高。二則。因為這個怪貨。忽然之間。同他聊

還算着乖  
豈敢豈敢

你去陪着他  
便不單了

絡親近。實覺怪奇得很。此番又要邀他晚餐。不知暗裏可有什麼圈套。又想我這戒指。不賣給他。回來。不要。用強。來搶。因爲。其時。那些。同來的。黨人。都在。圍裏。只要他。口裏。說出一聲。弄到了。有實。恐怕。個個。都肯。出死力。來奪我的呢。這是陳家。爺一人。心裏。打算的話。暫且。不提。且說。當時。陳家。爺有意。推托。說了。晚餐。尚早。不如。再去。跳舞的話。那美女。就說道。「你要。跳舞。我們。還得。大家。一同。去跳。至於。晚餐。你不去。我就不。妨一人。獨酌。況且。我要。尋夥伴。也很容易。我見你。鬧了。半天。怎麼。依然是。個單身。漢。而且。我生平。最不喜歡。的是。單身。漢。如今……我說「誠之」。你要。去作樂。你就。去你的。罷。但是。仔細。着。不要。吊掉了。你。們祖宗。的。金戒指。」說完。之後。見他。轉身。飛步。就去。不一。會。已到了。這咖啡館。中。向中間。人叢中。挨將。進去。把一只。手臂。去攔。在一個。頭上。戴盔的。男子。肩上。那男子。就趁。勢扶了。他。二人。並肩。而行。一路。往跳舞。場那邊。去了。方才。一盤子。點心。二人。差不多。都沒有。嘗過。不過。單單。喝了。幾盅。酒。這簾帳。却早已。有人。照

例先惠過了。所以一待食客起身。侍者已早把杯盤收了下去。一時之間。這些男男女女也都起身。往前面跳舞場而走。但聞足身粟六碗盞叮噹。此時陳家竝心中毫無主見。擾亂異常。見此情形。也只好隨衆而散。及至到了跳舞場上。舉首一望。但見那個頂盔束帶的黑鬚男子。和這西班牙美女。面對面。手握手的。已經在大舞臺上。迴翔旋轉了。還有那些同黨的人。他剛才雖說是不相識的。如今却依然成羣結隊的。在那裡作對對舞了。仔細看看。那位美女。一面雖在那裡跳舞。一面口裏還在那裡唧唧噥噥。講個不了。講了一會。又向那些黨人一個個轉相傳述。家竝見此情形。不覺暗暗喫驚。不知他驚的甚麼。且待下回分說。

扮西班牙女子之人。寫來閃爍異常。其果顧蘭如耶。果麥而高耶。抑皆非耶。迷離撲朔。即閱者今日。尙未必能辨。遑論當日陳家竝矣。

動之以酒。動之以色。動之以重價。皆不爲動。陳家竝自是好漢。(研康主人)





社會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 第二十四回 施智伯發議天和店 凌貴興夜宿巡撫衙

且說梁天來當下痛定一番。只得僱人把張鳳屍首抬到天和行裡。備棺盛殮。心中又是氣惱。又是悲苦。不覺生起病來。恰好兒子養福。從譚村來到。伏伺了幾天。請了一個醫生來診治。這醫生姓程。表字萬里。同天來是總角之交。年輕的時候。又同在一處學習管絃歌唱。後來有大家都有了年紀。各營生業。天來時時要到南雄。後來又開了糖行。那程萬里是個醫學世家。他有了家傳。便行起醫來。又在第六甫開了一家永濟堂藥店。自從天來遭了這場橫禍。他也時常來探問。此時知道天來有病。自然用心醫治。又勸他不要悲哀。大冤終有伸雪之日。天來一連服了幾天的藥。方纔畧畧痊愈。只是不便出門。叫人去請了何傑臣。施智伯。同來商量。傑臣是沒有甚主意的。智伯道。我聽得焦按察審那一堂。便夾死了張義士。我是一氣一個死。到這裡來探望過梁兄一次。因為聽

見說病了。不便進來打攪。依我的意思。再到撫院裡去告他。一告。務必伸還個冤。起先是七屍八命。此刻是八屍九命了。……天來嘆道。話是這等說。只是前天小兒來了。傳來家母的話。叫我不再告了。聞得凌貴興爲了這件事。撇開手的用錢。已經用出去好幾萬了。我們怎麼敵得他過。此刻世界上。只要有錢。誰還講理呢。這是家母的話。我也再三想過。俗語說的好。「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我自從遭了這件事。雖然承先生的情。不取我的潤筆。然而會間一日之間。要殯殮七個人。加之各衙門的打點。我雖然不及貴興用的撒潑。然而已經用的不少了。近來竟然覺着有點拮据了。昨天敝行要出一票貨。要用一千五百兩銀了。也不知費了多少事。纔調撥過來。照這樣說。我同貴興真是卵石不敵。話雖如此。我這九條人命。總不能白白的送給他。所以我左想右想。成了個病。幸得托福全愈了。今日特請先生來商量。或者從此改個法子。只管去催縣裡緝捕強盜。等捉着強盜時。強盜去供出他。他自然沒得好抵賴。

了。不知這個法子行不行。智伯道。已經過了三個衙門。此刻忽然放下。豈不是前功盡棄。萬一捉着了強盜。那強盜不肯供出他。那又爲之奈何。何況強盜未見得就捉得着呢。從來說擒賊擒王。若不先告倒了貴興。我敢說一句。這個案斷不會有破獲的日子。傑臣道。依先生這個說法。還到那裡去告他呢。智伯道。自然到撫院裡告。傑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聞得凌貴興向來認得一個蕭撫院的表弟。這個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單知道他姓李。他們兩個人十分要好。自從鬧了這件事之後。又格外的親熱起來。大約他兩個各有所圖。貴興是要結交他。做個奧援。以備緩急。姓李的是知道貴興是個富戶。要想從中刮他幾個。還聽說這個姓李的。還在蕭中丞跟前。力荐貴興的才學。蕭中丞要了貴興的文字看過。也十分歡喜。姓李的就從中撮合。叫蕭中丞收他做個門生。貴興就拿了一掛茄楠朝珠。一座珊瑚頂子。還有兩樣甚麼東西。做了贄見。送過門生帖子。我家用的小廝。和他家喜來認得。所以知道這個底細。你想告得他動麼。

智伯道。不管告得動告不動。且告他一告再說。況且這位蕭中丞的官聲甚好。或者他不肯袒護門生。也未可知。萬一真個告不動時。却再商量。我的意思便是這樣。不知梁兄以爲如何。天來嘆了一口氣。默默無言。智伯道。不是我一定要唆你們兩家的訟。況且梁兄的老太太。又教訓了。說不要再告。我們朋友。又是初交。何必多嘴。不過爲的是死者沈冤莫雪。所以代抱不平罷了。傑臣沈吟道。莫非這件事錯疑了貴興麼。到底不曾拿到他的真憑實據。……智伯道。何兄。你太小心了。梁凌兩姓。本來是親戚。張鳳何必強來做證。這不是憑據麼。況且他是事前先來報信的。不是事後纔說出來的。還不真實麼。兩家既是親戚。如果告錯了他。凌家早就有人出來理論了。何以寂寂無聞呢。兼且貴興也理直氣壯。可以到堂伸訴。何必又捏出甚麼假借票來搪塞呢。又何必廣行賄賂呢。有了這許多。還說沒有真憑實據。那除非是要貴興自首。纔算得憑據了。天來聽了。決然道。我就一定往撫院裡去再告他一紙。還求先生費心。智伯在

袖中取出一個白稟道。我早就寫定了。天來接來一看。領起的是「告爲屠證沈寃。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鬼泣神悲。叩求超生。雪死事。」因說道。我明日就送去。從此我立定一個主意。那怕告到天上去。也要伸了這個寃。方纔歇手。當下大家又談了一會方散。到了次日。天來帶了呈詞。走到撫院裡。蓋戳呈遞。誰知蓋戳房。看見他的呈子。連臬台都告在裡面。嚇的把舌頭吐了出來。幾乎縮不回去。不肯蓋戳。天來沒了主意。忙忙去尋着智伯。告知原故。智伯道。這個小事。後天便是初一。撫院要出來拈香。你便去攔輿投遞便是了。天來依言。捱到初一。起個五更。走到關帝廟旁邊伏定。等蕭撫院來拈過香。上轎要行的時候。他便搶步過來。左手捧着呈詞。右手扳着轎槓。雙膝跪下。口中大呼寃枉。轎旁的戈什哈。登時把天來抽住。兩邊站香班的文武官員。也吃了一驚。內中還有個番禺縣。認得是梁天來。更嚇的心中亂跳。暗想道。今番坑了我了。劉太守。焦按察。也覺得心裡不安。當下戈什哈在天來手中。取過呈詞。遞到轎裡。

蕭中丞看了，便登起來，放在袖子裡。旁邊戈什哈便把天來推過一旁。鏗鏘鏗，幾聲鐘響。蕭中丞去了。這裡文武百官，也都紛紛散去。天來雖然攔輿，遞了呈詞，却是惘惘然，猶如做夢一般。又不見蕭中丞發落一句半句話。正不知是甚麼緣故。怔了半晌，看着那文武各官，也有打道的，也有坐轎的，也有走路的，紛紛都散了。他還在那裡出神。暗想這個呈子，遞的准不准呢？好叫我難解。只得再去見智伯。把以上情形告訴了他。智伯道：好了，這是告准了。梁兄你回去靜聽好消息罷。天來不勝歡喜，以爲此仇一定可報。凌貴興指日可擒了。誰知凌貴興自從設法致死張鳳之後，也以爲從此去了一個大患。如果天來再要上控，只可控到撫院裡。撫院是素有照應的，自然更不怕他。何況沒了證人，他也未必敢再告了。因此帶了爵興、宗孔，逕回譚村，仍舊招了林大有、凌美閑一班人，在裕耕堂中，大排筵席，互相稱賀。一連吃了幾天的酒，好不快活。這一天將近掌燈時候，忽見三德店的一個小夥計跑來，說撫台打發人到店裡來請。不

知有甚麼要事。特來通報。貴興聽了。正在狐疑。不一會。只見一個撫院的旗牌走來道。凌老爺。大人有請。務必今日趕上省去。已經留下南門。專等凌老爺了。貴興心下疑惑。問道。可知道有甚麼事。旗牌道。不知。貴興只得答應了。又給了旗牌的茶資。同爵興商量。爵興道。賢姪只管去。若等到明日午刻。不見賢姪回來。我便趕到省裡去就是了。貴興道。不知可是訟事。爵興道。就是訟事。也不要緊。裡面儘有人照應。不過當面時。賢姪要隨機應變就是了。貴興無奈。帶了喜來。一逕叫船到省城去。入得城時。已是交過二鼓。貴興向撫院行去。走到轅門。劈頭遇見李豐。這李豐便是蕭撫院的表弟。貴興一向結識他的。當下李豐見了貴興。便一把拉住。往自家房裡去。貴興道。且慢。且慢。師帥請我呢。李豐道。且慢。且慢。我有話講。拉着一直走到李豐房裡。李豐道。你這件事鬧的好大。今天出去拈香。梁天來攔輿告了一狀。那枝刁筆。委實利害。把焦臬司也扳倒在內。咬定說他屠證沈冤。他回來了。氣的要死。把我狠狠的埋怨了一頓。馬上就

要行牌府縣。親自提審。虧得我再三分辯。說這是一面之詞。不如傳了凌某人來當面問問他。留他一點面子。說了再三再四。方纔應允。纔打發人到你店裡去請。恰好你又不。只得再打發人趕到你府上去。他此刻氣的肝氣大發。躺在床上。你且不要進去。去請你的旗牌。我已經知會過他。叫他只說你生病在家裡。你更不必進去了。今夜且住在我處。大家商量一個長策罷。貴興聽得。目定口呆。手脚冰冷。一句話也說不出。李豐又安慰了他許多。又告訴他這衙門裡某師爺歡喜甚麼東西。某師爺歡喜甚麼東西。叫他一一預備送禮。又道。但望他的肝氣一時不得好。那就好商量了。這一夜貴興何曾合眼。到了天亮。便辭了李豐。出了撫署。回到三德店。一連打發了三次人。去請僱興。好容易巴到午刻。僱興來了。貴興便同嬰兒得了乳母一般。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同他討主意。僱興道。此刻且打算送禮進去再說。不知李豐昨日說該送的禮物。你可都記得麼。貴興道。開的有個單子在這裡。說罷。取出遞給僱興。



傅興看過。便道。這些東西。是家裡有的。就不必買。沒有的。趕緊買起來。一時間起了忙頭。分投買辦禮物。到了次日。交託李豐。代爲致送。可巧蕭撫院這肝氣病。一時不肯就好。一切公事。由得各位師爺。與及李豐。上下其手。過得幾日。轅門外掛出一張批來。只把梁天來氣了一個死而復活。不知怎樣批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折毛錐智伯辭陽世 聽童謠制府察冤情

却說梁天來自從攔輿遞稟之後。雖然領教過智伯。知道蕭中丞已經准了。却又連日不見動靜。心中未免徬徨。不住的前去打聽。那裡有個消息。不覺煩悶。這一天又去探望。只見轅門外面。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梁天來批」四個大字。旁邊還有兩行小字。連忙看時。寫道。「爾天來不遵官判。屢次越控。更胆敢告官告吏。真乃刁筆健訟。該打死。該打死。」天來滿肚的希望。看了這兩行字。猶如跌在冰窖裡一般。冷的通身都麻木了。只得再來尋訪智伯。入得門時。

只見座上先有一個和尚。天來見有人在那裡。不便提起。智伯指與天來道。這位是海幢寺高僧。法號東萊。天來便與相見。智伯又問起今日有無消息。天來見問。先流下淚來。把那批語背誦了一遍。智伯聽說。沈吟了半晌。道。奇極了。既然收了呈詞。爲甚不提審。又不發府縣。又不委個委員審問。單就這樣一批呢。東萊便問是甚麼事。智伯便把這事的前情後節。畧畧說了一遍。東萊道。蕭撫院是個極明白的人。斷不至於這樣。他與其這樣一批。不如當日攔輿的時候。把原稟擲還了。何必多此一舉呢。這裡面一定有個原故。莫非是左右做的弊麼。何不再進一稟呢。智伯道。和尚高見不差。除此之外。也再無他法了。又想了。一想。道。不好。他這個批。批的死了。怎樣領起呢。東萊問智伯取過以前各呈詞的底稿。看了一遍。道。這個容易。今番只把九命沈寃的事。畧畧帶上一句。詞中却頂他的批就是了。智伯道。我也知道如此。只是領起的兩句。東萊笑道。智伯今天也不智了。何不說情願該打死。該打死。不願含冤屈死呢。智伯恍然大悟。

當下東萊辭去。智伯就依了這個意思。寫了一紙。交給天來去遞。過了幾天。巡院轅門外。又掛了批出來。只批了八個字。是「業經查案。毋許多瀆。」天來又去告訴了智伯。智伯又代寫了一紙。領起的是「告爲密雲無雨。不得不瀆事。」遞了進去。過了十多天。却同泥牛入海一般。永無消息。天來只得裡面去打聽。也不知費了多少週折。陪了多少小心。方纔打聽得。末後這張稟拿上去。並不曾批。仍舊發了出來。交代說。將原稟擲還。天來聽了。如冷水澆背一般。退了出來。去見智伯。只氣得智伯双眼昏花。一言不發。天來看見這種情形。不好多說。只見智伯忽然取過所用的一枝筆來。用力一拗。折做兩段。哇的一聲。就吐出一口血來。天來連忙勸道。這是弟的命運。合當含冤受屈。先生何必動氣。智伯嘆一口氣道。我不能代八命伸冤。又累了張鳳。回想從前所學的刑律。都歸無用。都是我誤了梁兄的大事。說着。又連吐了幾口鮮血。一個頭暈。便坐不住。天來扶他到床前睡下。智伯道。梁兄。你前天遇見的東萊和尚。他本來是兩榜出身。

同現任的兩廣總督孔大人同年。在刑部理當過十多年差。前幾年看破了世情。就削髮爲僧。飛錫到我們廣東來。現在海幢寺。他向日同我往來。都是討論些刑律的事。爲人甚是義氣。我死之後……天來忙道。先生何苦說到這話。這都是我累得先生。過費心血了。智伯道。你聽我說。我死之後。你可去求他設個法。他一定可以同你伸冤的。你的冤能數伸了。我也死而無憾了。天來聽了。又是感激。又是傷心。又是難過。坐了一會。就辭了出來。到永濟堂去請程萬里。叫他去。看智伯。然後自己回行裡去。不一會。只見程萬里走來道。智伯已經六脈俱沈。恐怕不能望好了。天來聽得。格外惆悵。過得一日。人報智伯死了。天來不免去吊奠一番。送了三百兩奠儀。自念幫手的兩個。一個夾死了。一個吐血死了。從此之後。要望報仇雪恨。更沒有相助的人了。想到此處。不由的放聲大哭。這一日兄弟君來。從譚村來省。天來因爲許久不曾回家。思念母親。便將各事交代君來料理。自己叫船回譚村而去。母子久別。自有一番說話。不必多提。說

起那九命沈冤。不免相對痛哭。凌氏便道。這件事都是我們家運不好。看來這一重公案。是無處可告的了。你看張鳳做了見證。被夾死了。這還說是那些狗官貪賍枉法。做出來的。那施智伯呢。不過代你寫寫狀子。也害得他吐血死了。可見得我們是個不祥之家。你是個不祥之人。你以後也不必癡心妄想。報甚麼仇了。不要又去帶累別人。天來聽罷。默默無言。在家盤桓了幾日。便辭了母親。要到省城去。走到河邊叫船時。忽然想起智伯臨終。說是東萊和尚。人極義氣。可以求他。我今何不先到海幢寺走一遭。碰碰機會看呢。想罷。就叫了一隻小船。搖向河南去。直入海幢寺。尋着了東萊和尚。原來東萊和尚。正是這寺裡的知客。海幢寺是廣東的一個極大叢林。官場中人。也往往去隨喜。廣東人的口音。同外省人是對答不來的。那一年東萊飛錫到了這裡。那方丈老和尚。見他是個外省人。一口好官話。就留住他。屈他做個知客。當下天來見了他。逃了智伯臨終的話。東萊說道。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原沒甚不可以幫

忙的。但是代人做事，要做到妥當，就是俗語說的「有心送佛，要送到西天。」你如果一定要伸冤時，可住在這裡等幾天。我纔好同你想法子。天來大喜拜謝。便問有甚好法子。東萊道：「法子你莫問。以後但有人問你時，你便說因為含冤負屈，無處可伸。要到這裡出家，無論甚麼人問你，你都照這樣說。我便代你設法。天來一一答應了。便寫了個信，託人帶到省城，交與君來，說明在海幢寺暫住幾天。行中各事，仍叫他料理。又叫他速把自從縣裡起，至撫院止的呈詞批語抄了送來。自己便安心樂意。在寺裡住下，却住了七八天，不見東萊有甚消息。不覺心中納悶。再去問東萊。東萊道：「就在這幾天裡，頭總督孔大人要到這裡來的。那時我教你當面告狀，並且狀詞我也同你寫好了。這一回包你就伸了冤。你且安心住下。天來聽說，又安心住了幾天。這一天孔大人果然到了。原來這位兩廣總督孔大鵬，山東人氏，居官十分清正。因為東萊在俗的時候，是個同年。時常到海幢寺去拜望他。這一遭因為到河南去稽查鹽政，順路又去

拜望東萊。東萊便讓到方丈裡獻茶。又叫預備齋筵。款待素酒。兩人把酒論心。只談些風月之事。梁天來的冤情。却一字不提。天來在外面不住的探頭探腦去打聽。不覺暗暗心急。巴不得闖了進去。大聲呼冤。只見一個小和尚年紀不過十二三歲。笑嘻嘻的嘴裏唱着山歌進去。走到廊下。便高聲的唱了一句道：「廣州城裡沒清官。」東萊喝道：「有貴客在這裡。快走出去。」孔制臺聽了道：「和尚且慢。他嘴裡唱的甚麼廣州城裡沒清官。我倒要問他一問。」東萊道：「這是外面小孩子們胡謔的。問他甚麼。」孔制臺道：「這正是童謠。他唱的又關乎我們的官聲。怎麼不問。」東萊便叫那小和尚過來。教他見過孔制臺。孔制臺就在席上。抓了點水果給他。問道：「你方纔的歌。沒有唱完。你再唱給我聽聽罷。」那小和尚便唱道：

廣○州○城○裡○沒○清○官  
有○錢○就○可○無○王○法

上○要○金○銀○下○要○錢  
海○底○沈○埋○九○命○冤

孔制台道。這個歌兒。是那個教你的。小和尚道。我聽見人家的小孩子唱。學會的。孔制台道。是新近有人唱的。還是向來有人唱的。小和尚道。這可不知道。我是這幾天纔學會的。孔制台不覺納悶道。甚麼九命冤。怎的我沒有知道。東萊故意假作驚異道。這個案。大人却沒有問過麼。孔制台道。我那裡知道有甚麼案。這等說。和尚想是知道的了。東萊道。我只畧知梗概。因為前兩天。有個甚麼梁天來。到這裡說。是被凌貴興抄殺了七屍八命。後來官司又夾死了。見證張鳳。在省裡大小衙門。沒有一處不告到。却都告不准。因此灰了心。來這裡求我剃度化出家。所以我畧知一二。却不知他未曾告到大人那裡。孔制台道。這樣說。那人現在這裡的否。東萊道。在這裡。孔制台道。可叫他來。我親自問他。一語未畢。東萊還沒有答應。早見天來直闖進來。對着孔制台跪下。痛哭起來。東萊道。大人問你話。你不要哭。有甚冤枉。快告上去。梁天來勉強收住淚。逐一訴說了一遍。又把所抄的呈詞批語呈上。孔制台看完了一宗。問一番話。天來逐一



對答。孔制台道。你且回去。補個呈詞。送到我衙門裡去。聽候傳審。本部堂同你仲寬。天來叩頭謝過。東萊道。不必補甚呈詞。老僧已經代他寫好了。說罷。在衣袖裡取出一紙。遞將過來。孔制台叫天來且退出去。方纔對東萊道。和尚。你今日爲甚做這圈套來作弄我。東萊笑道。我做甚圈套來。孔制台道。那小和尚的歌。怕不是你編的。要他唱着來引我問話。東萊道。此中有個原故。偌大一個廣州城。難道真個沒有一個廉明的官麼。別人我不知。一個劉太尊。一個蕭中丞。我知道他向來是廉明得狠的。何以這件事。就這樣糊塗起來。我也曾細細問過。當日審問的情形。想去一定是瞞了本官。左右的人作弊的。所以天來求我代他贖詞。我不就答應。必要等大人到了這裡。等他當面來告。爲的是恐怕遞到衙門。就有許多人上下其手。就讓大人十分精明。也有查察他們的不到地方呀。孔制台改容謝道。和尚這番用心。非但替小民伸冤。並且顧全我的官聲。可敬之至。可感之至。說罷。辭了和尚回去。天來也謝過東萊。趕回省城。不知此

案是否即由孔制台訊結。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楊巡捕勇擒大有 孔制府夜審喜來

却說天來回到省城。將一切事情。告訴了君來。兄弟兩個。暗暗歡喜。從此只留心打聽消息。安排候審。孔制台回到衙門。馬上拔了一枝令箭。委了本轄武巡捕楊福。帶同千總蘇安。率領刀牌手。飛速到譚村去拿人。交代說。到了凌家。不論老少上下。是男子一概拿來。不許遺漏一名。楊蘇二人領命。不敢怠慢。即刻上了快艇。如飛而去。這裡凌貴興因為撫院裡的官司已安。滿心歡喜。邀了一衆強徒。同來譚村。在裕耕堂中。大排筵席。慶賀。還樂得不够。又叫了一班戲。來家演唱。此時人人在坐。只有簡勒先。因為肇慶幫有信來說。私鹽近來易於得手。他就往肇慶仍舊幹他的勾當去了。還有尤阿美。熊阿七。兩個。不知又到那裡去盜竊。未曾來得。其餘一衆強徒。都在那裡歡呼暢飲。到了掌燈時候。一個個都有了酒意了。忽看見喜來沒命的跑了進來。口中說不出話。拿手向外面

亂指。林大有最有機警。一見這個神情。知道事機不妙。推開酒席。走到天井。恰好倚着一根扛棒。順手拿過來。在地下一點。借勢跳起。一鬆手。丟了扛棒。早跳到二門頭上。又雙手按住門頭。一翻身做個蜻蜓點水勢。把雙腳倒豎起來。勾住簷瓦。再一鬆手。倒翻一個斗筋斗。早到屋頂上。伏在簷邊。觀看動靜。一衆強徒。當時都嚇的目瞪口呆。區爵興忙問道。到底是甚麼事。快說呀。喜來道。官……官兵……說聲未了。只見一個武官。帶領着二十多個刀牌手。直闖進來。爵興情知不是路。連忙走入後面。要開後門逃走。誰知開出門時。當面站着一個戴白石頂子的。說聲那裡去。一手拿下。喝叫刀牌手綁了。仍舊叫人守了後門。把爵興帶到前面來。只見衆刀牌手。把衆強徒一個對一個的。都綁起來了。貴興却是面如土色的。跪在地下叩頭。嘴裡只說求大老爺饒命。爵興喝道。蠢奴才。萬事當官去講。你對他叩甚麼頭。又冷笑道。也不知是甚麼事。這裡影子也不知道。也不給人家公事看。就這樣胡裡胡塗的來拿人。說聲未絕。蘇安飛起

一掌。照臉打去。喝道。瞎眼賊。你不看見令箭麼。爵興回眼一看。果然見楊福手裡拿着一枝令箭。心中暗想道。今番要死了。怎麼動起令箭來。但不知是撫院那裡始終瞞不緊呢。還是天來又到督署去上控呢。因改了笑容道。方纔不知兩位尊官。多有得罪。不知兩位是奉了那個衙門差委的。我們這裡茶資還沒有奉送。貴興此時已被綁了。聽了這話。忙道。是呀。你們快點放了我。我到裡面取些茶資奉送。楊蘇兩個。只是不理。一面指揮拿人。一面叫到裡面去搜。是男子一概捉了來。只見一個刀牌手。綁着一個人。從書房裡出來。笑道。幾乎叫他躲過。他躲到烟榻底下。我低下頭去一看。那榻底是漆黑的。原看不見他。他却叫起大王饒命來。他自己便是強盜。却當我們是強盜呢。貴興看時。却是宗孔。關的滿面灰塵。一頭蛛網。楊福便教再搜。是那看不見的地方。拿刀去攔。一時裡裡外外。都搜遍了。一共拿了七十多人。原來他們正在那裡做戲。連戲子一並捉在裡面。所以有這許多人。當下收拾要走。忽然一個刀牌大叫道。這是那

裡來的東西。好臭呀。楊福問是甚麼事。那刀牌又叫道。呀。房頂上還有人呢。說聲未絕。楊福早已撩起長衣。一跳上屋。果然見有一人在那裡逃走。原來正是林大有。他上屋之時。已是吃醉了的人。伏在那裡。被風一吹。那酒性泛了上來。忍不住便吐。恰好吐在那刀牌身上。因此敗露了。楊福飛身上屋去捉時。他方纔立起要走。楊福已走近身邊。大有着慌。虛幌了一拳。楊福舉手招架。招了個空。大有將身一閃。輕輕的一跳。已跳在三尺之外。楊福不敢怠慢。將身一縱。趕將過去。大有轉身作一個猛虎下山之勢。劈臉撲來。要想楊福一閃。他好乘勢翻個筋斗。到楊福後面去。那禁得楊福眼明手快。看見他撲來。連忙作一個童子拜觀音之勢。把身子一低。順便伸出一腳。在大有腿上輕輕的擱了一下。大有是被酒的人。饒你十分武藝。終有點腳根浮動。被這一擱。不由倒栽葱的跌了下去。下面抬頭看的人多。這一下恰好跌在衆人頭上。不會把他跌傷。一擁上前綁了。連夜解到省城。孔制臺吩咐嚴行收管。次日兩司府縣都來上轎。

孔制臺問起梁凌一案。黃知縣已嚇得一言不發。劉太府便道。據卑府看來。這是挾嫌誣告的。孔制臺點了點頭。也不多說。等多官退去。孔制臺便開堂親自審訊。先把三四十名戲子。叫他班主來具結釋放。又教提林大有上來。因為他登屋拒捕。先叫重重的打了三百大板。然後逐名審訊。也有畧供一二的。也有全行抵賴的。孔制臺也不過畧畧問了幾句。就叫一個個的都上了鐐銬。隔別收禁。到了晚上。却叫單帶喜來一個。到花廳上去問。也不用差役。只帶着一個貼身的家人伺候。孔制臺和顏悅色的道。你今天在堂上。供的是凌貴興用的家人。這話確麼。喜來供是。問他用了你幾年了。供六七年了。問殺人放火。是犯法的。你知道麼。供知道。問要殺頭的你。知道麼。供知道。孔制臺忽然變了顏色。把桌子一拍。道。你既然知道。爲甚又知法犯法。快點從實供來。喜來戰戰兢兢道。小人沒得供。孔制臺又道。喜來。我看你年紀還輕。人又聰明。有心要出脫你的罷。本來你不過是他一個用人。不是同黨。他出了工錢。用了你。你就不能不

聽他使喚。都不干你的事。你若是好好的從實供了。我一定設法替你出脫。你如果執迷不悟。你們這一夥人。據有一個供出來的。那時我把你當做盜夥。凌遲的凌遲。殺的殺。絞的絞。那時你可不要怨我。喜來跪在地下。默默不言。旁邊那家人便道。你這小孩子。好沒分曉。這裡大人有心要出脫你的罪。你還不叩謝呢。喜來便叩了一個頭。孔制台道。我不是就這樣就可以代你出脫。要你供呀。你情願殺頭。還是情願活着。隨你的便。喜來哭道。青天大人。當真的出脫了小人。小人情願實供。孔制台道。供了自然出脫你。喜來又叩了個頭。便從馬半仙算命供起。中間如何看風水。如何要買天來的石室。如何宗孔來獻計。畫白虎。拆後墻。區爵興又如何做假借票。攔路截搶。如何去劫奪花盆桌椅。如何荐了熊阿七。尤阿美。甘阿定。李阿添。又如何差遣簡常。葉盛。簡葉兩個。一去無蹤。如何來省城尋覓。荐林大有。周贊先。黎阿二。簡勒先。蔡順。當夜如何殺牛羊。拜神。斬鷄頭。發誓。如何行劫。區爵興如何調度。攻打石室不入。如何放火。攪烟入

室一一供出。喜來供時。孔公便親自提起筆。等他供一句。寫一句。供完了。孔制台還問以後行賄各事。喜來供道。送番禹縣的一千兩金子。是小人也有份送去的。是區爵興帶着。送給簡勒先經手。那裡還有一個甚麼舅老爺。小人不認得他。以後多是區爵興經手。小人不知道。單記得送過兩回撫台衙門甚麼師爺的禮。那師爺姓甚麼。小人可忘記了。只有一個李老爺。是同小人的大爺時常往來的。還記得有一日。李老爺來說。撫台大人要看大爺的文章。大爺說做得不好。怎好拿去。李老爺教他請甚麼搶手。他就去請了三個來。那裡是甚麼搶手。是三個斯斯文文的讀書人。請來住在三德店裡。住了五六天。又另外請了一個人來。抄了一本書。小人的大爺。就叫小人送給李老爺去。說是給撫台大人看的。這書上是說些甚麼事情。小人就不知道了。孔制台道。送撫台衙門師爺的甚麼禮。你記得麼。一共送過幾回。喜來道。幾回是記不得了。送的禮也有綢緞衣料。也有珍珠玉器。也有古董。還有家裡擺的一個西洋大自鳴鐘。也



拿去送了。還有兩個大玻璃瓶。裡面裝的是黃黃黑黑的末子。還用紫檀匣子裝了。也送了去。這是件甚麼東西。小人却不知道。孔制台也拿筆來一一記了。叫把喜來仍舊帶下去。喜來哭道。青天大人。你不說要出脫小人的罪麼。旁邊那家人道。蠢才。就是要出脫你。也要等結了案時。纔能出脫你呀。喜來只得跟着出去了。一夜無話。次日起來。多官又上轎來了。孔制台叫一概擋駕。只請臬台、首府、番禺縣、到簽押房相見。這三個人因為昨天問起過梁凌一案。今日又單請他三人。不免暗暗就心。而且督撫見客。向來是兩司同見。道府一班見。州縣一班見。今日却不倫不類的。每班見一個人。又是同見。這三個又是經手這個案的人。不消說一定是爲這個案的了。內中惟有黃知縣格外提心吊胆。只急得恨沒有地縫好鑽。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跟了進去。不知見了之後。孔制台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 黃繡球

願瑣述  
二我評

## 第十三回 論鬼神善破迷信 拜觀音假託荒唐

話說黃繡球對黃通理言道。要他修行。湏依他兩件事。黃通理問是那兩件事。又不肯就說出來。誰知是一句隨口支吾的話。莫說兩件事。連一件事都沒有。當時做書的被他誑住。如今看官們。也只算受了做書的一個誑。一笑而已。閒話休題。却說自由村上。那覺迷渡口的一座庵堂。原名就叫覺迷庵。數十年來。未遭兵燹。却是房廊殿宇。均已頹敗。一向無人住持。近幾年纔有一個年老姑子。帶着一個伴當。在庵內修葺了兩間小屋。借地修行。這年老姑子。原也生長在自由村上。自幼隨官出外。嫁於外鄉。也做過小小之命婦。眼前已五十多歲。窮寡無依。故此回到家鄉。揀了這個庵堂。安身事佛。那伴當便是到黃繡球家去化緣的。係從外鄉跟隨而來。佛門名爲師徒。其實同俗家母女一樣。他二人住

修行化緣不  
過多是這個  
念頭

伏筆

在庵裏。起福靠着老姑子的些微積蓄。布衲淡飯。將就過得。後來老姑子病了一場。又被賊偷了一票。雖說出家人用度儉省。也攔不住是坐吃山空。老姑子既得了這座荒庵。又有個終老之意。看看自家老病頹唐。一旦寂滅之後。叫那中年伴當。怎樣支撐得住。因此上纔叫那伴當。出來募化些。廣結善緣。無非想得幾家施主。弄幾個護法。從中攬些經懺生意。那伴當尼姑。却於此等事。是慣常行家。奉了老姑子的命。一連就出來募了好幾天。這日到了黃繡球家。認是黃繡球倒像一位信女。又見黃繡球要到他庵內隨喜。回去便與他老姑子言講。過了兩日。黃繡球處。倒也忘了此事。恰爲遇着九月十五。那尼姑又上門來。帶了兩樣素菜。說是老姑子親手調製。送給施主結緣的。歇三四天。便是觀音生日。還要請施主到小庵裏吃個素齋。我家老姑子。本來想親自登門。因爲氣喘、走不得路。特着小尼前來致意。小庵裏供奉的觀音大士。雖是小小的一座木身。却係我家師傅。從峨嵋山請下來的。奉了一三二十年。靈驗無比。如今供在

木龕內有時龕內就放出光來。同月亮一般。去年庵內失賊。不虧是大士化身。現出一個男子。把那賊赶走。我師徒二人。險些還被那賊害死了呢。你道這是靈不靈。你若到庵內虔心拜求。包管你家老爺升官發財。你家相公們。長命富貴。你將來還要受誥封。做一品老夫人。最好趁十九。菩薩過生日這一天。去許個愿。替菩薩裝個金身。助一盞琉璃長明燈。是功德無量的。阿彌陀佛。黃繡球當時聽了這等說話。要照他平日性情。如何肯耐煩聽下去。他却此番聽了。只管是笑。也不講。不收。那尼姑的素菜。也不講。幾時到庵裏去。直待那尼姑把話說完。他還只像笑嬉嬉的發默。那尼姑原想收了他的菜。自然再好打個秋風。不然就先聯絡起來。等十九觀音生日那天。請黃繡球去拈香。讓他老姑子。好好的結交上去。不意黃繡球儘管笑而不答。倒把那尼姑呆住了。要去不得。要留不得。要再說些話。又無話可說。只見黃繡球的小兒子黃權。走了過來。說請母親吃飯去。那尼姑這纔趁口道。這裏兩樣素菜。可惜攔冷了。不曾蒸一蒸。小

相公請你帶過去。嘗嘗罷。小尼就此告辭。黃繡球聽說他要走。也不欺留。便將菜另外拿碗騰出。裝了些果點。給他帶去。那尼姑就稱謝而行。黃通理與黃繡球吃飯之間。說方纔這腌臢尼姑。一派胡說。我曉得你不耐煩去聽他。何苦又招接他。收他這菜。在這些人身上。只怕沒有什麼作用。不如以後同他斷絕了。爲是。黃繡球道。這話。我又不爲然。大凡一個人。既是天生下來的。不論男女。一樣。的有五官四肢。一樣的有性情意識。怎好說沒有作用。只是作用差了。不講他是尼姑。入了邪魔外道。便是夫人小姐。太大奶奶。享得些康福。做一世庸人。也還不同那尼姑一式。有何分別。且如你們男子當中。不論何等執業。只圖得一生衣食。不知做人到底是怎樣做法。大概懵懵懂懂。過上幾十歲。與草木同腐。這更不如那和尚尼姑。還有一種迷信的範圍。就着他的範圍。容易感化呢。黃通理道。和尚尼姑。迷信的是菩薩。究竟他們也不過借着菩薩。誑騙衣食。那裏有什麼信。有什麼迷。我們中國人。也不但和尚尼姑。都是迷信鬼神。如今正

兩句話已定  
了下文主意

如今世上所  
以都成了鬼  
道神魔

說現在迷信  
鬼神之人實  
乃如此

要破去世界上的這種迷信。豈可還用那神道設教的法子。再把封神傳。西遊記的影響。造起因。證起果來。黃繡球道。你說和尙尼姑。不是真心迷信菩薩。這話有理。要曉得中國人迷信鬼神。也不是真心迷信。不過存着個邀福避禍的心。得了福。以爲是鬼神所賜。得了禍。也以爲是鬼神所派。因此無福的求神拜鬼。惹禍的求神拜鬼。無禍無福的。也求神拜鬼。他時時處處。有一個禍福的念頭。所以他時時處處。就有一個鬼神的思想。你看鄉下城外。有一棵樹。一口井。或是一塊木頭石頭。偶然碰了碰。過一過。沒有病的病起來。有病的湊巧第二天好了。就哄然說樹上井上。木頭石頭上。有神有鬼。弄得大家來拜跪禱告。問他所以禱告的原故。不過說是求免災晦。求發財。求生子。總總有求而已。求的時候。心中有個鬼神。目中也像有個鬼神。儼然在旁。求過了之後。不但目中毫無鬼神。就連心中也一絲記不着他。可見並未嘗實實在在。奉着鬼神。算得個迷信二字。照我說迷信的實際。就如人好嫖好賭一樣。有也要想着他。沒有也

好特論試問  
一班佻佛信  
神的雖是有  
如此沈迷

將鬼神當作  
道理看發下  
古未有之論

要想着他。窮也不怕。餓也不怕。連日連夜。不睡覺。不吃飯。沈溺其中。任什麼事。都不管不怕。只是心心念念。想去嫖賭。纔算是迷信。做到這樣迷信的地步。在嫖賭上。是成了個極下流的東西。若把這迷信。移到做正經事。講正經學問。便成了個百折不撓。自強獨立的大丈夫。奇女子。就是那求神拜鬼的一班人。果然不計禍福。確確實實。見得有個鬼神。要去崇拜他。成了迷信。這種迷信。自古以來。也很少有。都因為。只把鬼神不是看得怪誕。便看得尊嚴。所以說得深的。就同天一樣。高遠難稽。說得淺的。竟猶如巫祝一般。可以任人千請。據我看。鬼神只是與人相同。全憑一個道理。做人的道理。應該愛國愛種。愛己愛物。做鬼神的。自然也應該愛國愛種。愛己愛物。從黃帝以來。凡是中國的鬼神。無不愛中國。即無不愛中國的種族。沒有什麼和尚尼姑。應該奉鬼神。不是和尚尼姑。不應該奉鬼神的話。若是鬼神與妖作怪。妄弄禍福。就是鬼神的。不知自愛。不成爲鬼。不成爲神。猶之乎。一個無道理的人。人人得而攻之。豈有做人不依。



道理。可受人唾罵。做鬼神不依道理。都可一律信奉的。孔夫子不語神。不知鬼。我想也是因爲鬼神無形。所以懶得講。後來的人。却看得有尊嚴怪誕兩層。就反把鬼神專屬了佛道兩家。任一班和尚道士尼姑們。顛倒播弄。眞眞可笑。黃通理道。鬼神終究是無影無形。怎樣見得有道理。沒道理呢。黃繡球道。道理在人心上。鬼神就在道理上。一個人合着道理。就算守着鬼神。至於禍福。原從道理上生出。有道理自然獲福。沒道理自然遭禍。禍福只看自家的道理。自受自取。也沒有什麼形影可尋。確實在有個機關在內。這個機關。便是鬼神隱隱然伏在道理之中。難道鬼神真有個猙獰之狀。高大之貌。同那廟裏塑的紙上畫的一樣嗎。我是不曾讀書。我也不相信那書上的話。覺得我的意思。論鬼神便是這樣。你想想。我這話講得去。講不去呢。黃通理道。聽你的講法。勝如聽宋人所講的一篇語錄。比那講陰陽二氣。良知良能。清楚得多。但是發了這一番議論。怎樣的叫那和尚尼姑們。可以懂得。只怕像我們這村上。就要在紳商士民

轉過來恰合  
黃繡球口氣  
我也這樣說  
邊一層再順  
一筆

奇 奇

如今又是老  
了姑子笑起來

當中尋一個能懂的。也不容易。黃繡球道。你不去管他。我明天且到那覺迷庵去走一遭。次日清早。居然雇上一乘轎子。抬到庵內。一下轎。尋着那尼姑。也不等尼姑款接停妥。開口便問。供的觀音菩薩在那裏。那尼姑連忙引至一間廂房裏。指着桌上一座龕子。說這便是了。黃繡球不等說完。已在桌子前面俯首下拜。口中還像是喃喃祝告。拜了又拜。伏在地上。好一會功夫。纔慢慢的站起身來。神色之間。似乎十分敬異。又在桌邊朝着那龕子。望了好一會。那尼姑同那老姑子。笑立一旁。說請奶奶到中間坐罷。奶奶這樣的誠心。阿彌陀佛。那觀音娘娘。一定要保佑的。黃繡球又不等他們說完。便一屁股坐在供觀音的桌子下邊。一張條檯上。說道。昨天我聽講這位觀音菩薩。靈得很的話。心上就着實感動。那尼姑聽此一句。對着那老姑子道。是呀。昨天我把娘娘放光退賊的事。告訴了奶奶。奶奶就只是出神。沒有再比他誠心相信的了。果然奶奶的根柢厚。福氣大。娘娘就來感動你了。黃繡球又正色道。說來。這還了得。你們也撥

前夢羅蘭夫  
人是實境此  
夢是假托絕  
不相犯

不接寫黃楸  
球說夢先寫  
尼姑說善薩  
託夢之事既  
得騰挪又是  
關合

張攪子坐下。我昨晚做一個夢。真真稀奇。我是千信萬信。只怕你們兩位師傅。倒要疑我說謊。如今當着菩薩的面。可要說給你們聽聽。那兩個尼姑齊聲說道。阿彌陀佛。娘娘從來不輕易託夢把人。還記得十幾年前。我們兩師徒。從普陀朝山下來。寄住在甯波一個人家。這家是個舉人太太。他那舉人老爺去世。又沒有少爺。單留下兩位孫相公。年紀都在二十歲上下。這太太年紀已經望八。薄薄的也有點家私。指望他兩位孫相公。進個幾門秀才。再連着登個金榜。一直做好事。行方便。冬天施棉衣。施粥。散米粟子。夏天施藥。施茶。又起座文昌宮。修魁星閣。造寶塔。什麼好事。都肯做。花的錢也漸漸要完。無奈他兩位孫相公。總連一名秀才。都中不上。也是他家祖宗積福。這一回碰着我們這位觀音娘娘。暗中憐惜他的一片善念。有一晚。就託夢點化這位老太太。叫他捐些錢到書院裏去。說是花園裏。要養樹木。書院裏。要養人才。人才養得多。就可以出秀才了。果然第二天。那位太太託了個人。到書院裏。寫了五百吊錢的捐。後

來我們走了。聞說這兩年他兩位孫相公都已當了秀才。這位老太太。去年纔過世的。自此以外。這位觀音娘娘從沒有什麼夢兆到人。我們可不曉得什麼叫做書院。想必是念書的園子。同花園差不多的。黃繡球道。我昨天做的夢。比你們說的還要神。你們斷乎不能相信。要是不相信。反替你們添一層罪過。不如不說罷。兩個尼姑怎樣肯依。一面去泡出茶來。一面又坐在櫃子上。笑顫顫問黃繡球。却先將那老年姑子打量了一回。問你師傅是幾歲上出家的。俗家姓的什麼。看你的根基。也像個好人家出身。同菩薩大大的有緣。那年老姑子。禁不住拭着眼睛。掉下一點淚來。說我也本是個鄉下先生的女兒。老遠的跟我父親。到雲貴四川各處投親。就嫁了四川的一個芝麻綠豆官。不上年把。就守了寡。又是幾年。我父親也死了。我就在四川峨眉山削的髮。後來請了這位觀音娘娘。一直供奉在身邊。眼睜睜活了五十多歲。不是同娘娘有緣。那裏得到今日。黃繡球道。這就對了。昨天娘娘託夢於我。說我的話。且慢慢告訴你。倒

妙  
得神

當着和尙罵  
賊罵大凡做  
尼姑的聽者  
當娼妓的聽  
者

有兩句說你的話。不曉得你心不服。我拿我的話比起來。只怕你聽了也不能不服的。那年老姑子。急忙問是怎樣說法。黃繡球道。當着娘娘。我也不敢嚇。舌頭。娘娘說你一生一世。雖然吃苦修行。保住今世的壽數。免不得來世還要罰做。說至此縮住了口。道這話罪過巴巴的。不要講罷。老姑子道。罰做什麼。可憐還要罰我做女人嗎。黃繡球道。女人也是一個人。豈可看輕。能毀仍舊罰做女人倒好了。剪直的。說要罰你做女人當中的娼妓。且說照你的罪名。在常人還不至於罰到如此。因為你做了一世的尼姑。吃了八方。雖是苦度。却是與人世間一無用場。還有多少虛糜人間的錢財。離間人家的夫婦。不知不覺積下罪惡。所以揀了那又受苦又安享的一種妓女。叫你來世也去受用受用。至於你的罪名何在。就說你不敬重書院裏的念書人。在書院裏不曾修些功德。其餘的。還不比這個罪大。娘娘又說你年紀老了。罪孽已滿。死得快。來不及再點化你。我還有點宿根。同你在前世裏原是姊妹。一旦有緣相會。叫我來囉。

咐你。從今娘娘要離開你。到別的庵裏去享受香火。或是仍歸峩眉山去了。還是娘娘叫我告訴你的話。對不對。我也並不曉得。那娘娘講我的話。告訴你。你也不知來由。却在我自己想想。實爲靈驗。所以我此來誠心叩謝。意欲請娘娘供奉到我家中去。如蒙慈悲應允。今晚上還請示個夢兆。等再得了夢。再來細談。當時一老一少兩個尼姑。聽得面面相覷。那老的更聽得傷心。兩隻眼睛。看看龕子裏的觀音菩薩。又看看黃繡球的神色。半晌不語。嗚嗚咽咽哭得出來。忽然望後一側。幾乎倒栽一根葱。忙即扶到他禪房內。向床上安睡。一口痰在喉嚨頭。唏哩哈拉的響了一陣。又咽下去。歎了一聲氣。這就閉着眼不聞聲息。嚇得那中年尼姑。渾身發抖。也大哭起來。正哭時。那老姑子又微微的喘了一聲。黃繡球道不要緊。且扶他靠在枕頭上來。你去沖碗滾水。給他喝一口看。後事如何。下回再講。

第十四回 曲曲折折做成一件事 光光盪盪收了兩個人

話說那年老姑子，靠到枕頭上去，歇了一會，吐出好些黏痰出來，內中還有一塊同冰糖似的，堅硬不化。這一塊吐出之後，覺得胸頭甚爲寬暢，就將滾水喝了一口，神氣頓時清爽。黃繡球道：你且就此安息一回，我便回去。有話再細細的談。橫豎我同你都要信奉娘娘，或是你自己，或是我來替你，再在娘娘面前禱告禱告，懺悔懺悔，照着娘娘的話，你就在書院子裏做些功德起來，定歸仍要保佑你過到一百二十歲的。那年老姑子，又挽留了黃繡球坐下，說道：我這痰喘病，有十幾年，往常發起來，厥過去，一陣痰滾在喉嚨裏，及至咽下去，醒過來，心口頭總不舒服，從沒像今天吐出這硬塊，就登時暢快的，眞真是菩薩保佑。碰着你奶奶有根基有福氣的人，菩薩就託你來超度於我。黃繡球道：你說我有福氣，是還未必。若說我有根基，我也不敢自認，却是前晚夢中，娘娘告訴我，說我前生確有來歷，今生一定也要做箇女中豪傑的。我原當不起這話，不過拿我生平志願，及從前經歷的事，一樁樁想起來，倒有點意思，而且當晚娘

此非突寫黃繡球自誇而亦情此自定

娘說我的話。倒像一二十年來。娘娘都是親眼看見的。說得我。比我自己記得的。還要清楚。這些話。說來甚長。慢慢再講。我明天一大早來。定準再代你求求娘娘。只要你發個什麼愿心。就是了。那年老姑子又歎了一口氣。說道。咳。我出家了。幾十年。並沒有積聚得多少錢。自從進到這個庵裏。修了這兩三間的房子。師徒二人。吃食用用。不瞞你奶奶講。如今箱子裏。就贖了一注送老的錢。還沒有動。其餘只有些念經拜懺的傢伙。變不出撈兒來了。黃繡球道。這個不是打算。一個人要做有益於人的事。在有錢的。自然不可緊緊捧住腰包。死也不肯放鬆。在沒錢的。又當別論。豈可就拿沒錢推託。像我也不是有餘之家。若樣樣事都要等有錢的做。難道我們沒錢的。應該看着現成。享着自在。譬如飯。是要等人買米來燒給我吃。衣。是要等人買布來做給我穿。不但無此現成自在。便算有了。也須知可耻。天下有錢的人。又那裏替無錢的人。做得多少事。不是我說。從來像你們這出家做姑子的。同那和尚道士。只顧自己修行。要修得來



世不願吃的八方。看得太現成。享得太自在。其中暗暗的損了人家錢財。借了人家福分。所以觀音娘娘。說你有這般罪名。凡是做和尚尼姑的罪名。原都同你一樣。娘娘怎樣單單的派着你呢。這因為你一生信奉。到底可憐你。要提拔你。結一個善果。我既受了娘娘的感化。同你緣分不淺。不好不結結實實。再告訴了你。我曉得你年紀這樣大了。自己也定不出個主意。只要你看得起我。相信我替菩薩點化你的話。自然還有菩薩交代我的事情。來分派你們。你們師徒兩個。想想看好不好。若是好的。即刻點付香燭。當着娘娘。我們三個人。磕頭許愿下來。黃繡球的話。說到此處。那年老姑子。連連點頭。還不曾則聲。那中年尼姑。却笑起來問道。我們師徒兩個。並沒有騙人家的錢。仗人家的福。辛辛苦苦。不過是募化來的。不然。就是施主情願施捨來的。聽得說有些大尼姑庵裏。田產積了許多。金銀該了無數。一切起居服食。比那富貴之家。還要受用。他也只願是自己修行。並不把他庵裏的傢私。拿出來做事。而且他的傢私。越弄越

大凡做和尚  
尼姑的聽者

此語發前人  
所未發

多也不要募化。這種福氣。想必幾世纔修得來的。黃繡球道。這麼說。修來修去。修到做一個尼姑。活守着寡。勉強吃了素。把五倫之道。都斷絕了。把口體飲食之奉。也剋滅了。傢私雖多。同不做尼姑的一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却有什麼好處。況且自古修行。只有苦修。沒有富修的。既然修到了該起田產來。積起金銀來。除了吃齋拜佛。一無用場。不好說的話。那穿綢吃葷。都不是出家人應分的。至於那不肖的行爲。更就不該。你想照着這樣守起規矩。要那錢財何用。天下越是有錢的人。越難守規矩。做和尚尼姑。做到了同富貴人一般享用。這種和尚尼姑的做法。也就可想而知。一切腌臢齷齪的話。也不用說了。如今且不說和尚道士。單就你們當尼姑的說。你不聽見有些地方的尼姑庵。出了名同畜子一樣。就是娘娘所說。罰做娼妓的實在。憑據一面做尼姑。就一面受了報應。還等不到來世呢。可怕不可怕。年老姑子連誦了幾句阿彌陀佛。說道罪過罪過。我們快些仗着奶奶的護法。從新懺悔。不要再胡言亂語。看我這一

總是逆提而  
入不放一枝  
平等

妙極

得意可想

把老骨頭。今世是來不及了。總巴望來世好好的做個人。因指着那中年尼姑道。像你。若還留起頭髮。跟着這位奶奶。做點正經事。倒也不錯。黃繡球急忙正色道。這句話。你老人家。真又福至心靈了。到底觀音娘娘。暗中指點你。所以你纔說出這句話來。當即起身。又向觀音下了一拜。說此話。娘娘是已經交代過我。叫我隨後勸他。不想你已一口說着。娘娘當面。可不是我。性急先說的事情。正多。一時辦不了。我却先要回去。快些我們三個人來謝了娘娘。讓我回去。再來同你們擺佈。當時黃繡球從覺迷庵回到家中。黃通理道。你怎麼去了。就將近一天。又同那尼姑們。弄些什麼乾坤出來。黃繡球拍掌大笑。說這個乾坤。大着呢。神仙也猜不到的。你且莫問。隨即打掃了一間屋子。擺了一張擱几。一張方桌。桌上擺好了香爐蠟臺。又叫人掛了四盞燈。去買了檀香蠟燭。買了幾尺黃洋布。縫起一個韓幔。用竹竿豎在桌子面前。掛了起來。然後在香爐裏燒了些檀香。把門窗關好。黃通理同他兒子們看了。都不懂。問問又不肯說。一宿無

好一個  
朦朧  
之間

話。第二日却是十九這天。黃繡球在五更以前，就起身收拾清楚。東方發白了一息息，已走到覺迷庵裏。敲起庵門，神色張皇的。同那兩個尼姑道：「昨晚娘娘又託夢與我，說你們還信心不誠，一定要離開你們。回峩眉山去了。半夜裏我驚醒起來，不能到你庵裏。趕緊的望空叩禱，再三替你們求情。朦朧之間，好像娘娘纔答應寬留兩日。却要到我家去。看你們能覈把交代我的話，依我分派不能。我想等過了今天娘娘生日，讓你們在庵裏，再供奉一天。娘娘都不肯。所以我已連夜打掃一間屋子，趁着天明，一股清氣，我同你們把娘娘的龕子，請過我家去罷。其時兩個尼姑，曉得當天是觀音生日，却也已經起身。料理上香禮拜，不意黃繡球來得更早。一聽此話，活神活現。老姑子又哭起來。中年尼姑也呆住站着不動。黃繡球道：「事不宜遲。老師傅且在此等我打發轎子來接。我同你徒弟先捧了佛龕同去。這庵門暫叫香火看着。房門窗門，一齊關鎖好了。再把要緊的箱子，也帶到我家去。先安頓了娘娘爲是。說時遲，那時快。果然中

百忙中寫黃  
通理神情只  
一兩句已如  
類上添毫

好主意

妙個不容不  
依

年尼姑跟着黃繡球捧了觀音龕子進門一看。看見那供奉觀音的一間房屋。甚爲驚異。不多一時。那老年姑子也接了來。帶了一口小皮箱。一隻竹籃。黃繡球將觀音供好。叫兩個尼姑。就坐在供觀音的房內。安放了他的箱籃。跟手焚香點燭。吩咐磕頭下跪。把個黃通理。如同看戲法一樣。又笑。黃繡球發痴。心中又嫌他瞎開。幸虧天氣尙早。那修房子的水木匠。還未來。一切家下人都未知。道。只見黃繡球跟着拜跪以後。就對着兩個尼姑說。娘娘交代我分派你們的事。一樁。是叫你們不論老少。都留起頭髮來。一樁。叫把那覺迷暫時空鎖幾天。留你們住在這佛堂內。由我供給。等兩三個月頭髮留得長了。另有事做。一樁。娘娘明日就要回峩眉山。不願將木身存在世上。叮囑我眼同你們。即用檀香末。糝在柴草中間。立時焚化了。這三樁。我已說明。你們諒。不容不依。於是又叫兩個尼姑。一同拜跪。口中念念有詞。拜畢。便捧了觀音龕子。說到後院清潔地方去。好好焚化。等焚化了。再來請你們去磕頭。三跨兩步。走了出去。那兩個尼

見得好痛快  
的一種神情

奇極妙極

姑人地生疏。不曉得後院在何處。不便跟隨。只弄得呆呆的任憑發落。黃繡球捧了出去。幾個轉身。就把一座觀音木頭段子。拋在後門外一條河裏。回頭瞥遇見黃通理遠遠的看見黃繡球笑道。你看我比韓文公講的人其人。火其慮的兩句話。還痛快些罷。一語既畢。仍至原處。說娘娘已經歸山。快隨我來拜送。便引着兩個尼姑。急急忙忙。在後面一個小院子裏。胡亂磕了幾個頭。又急急忙忙。引了進屋。說你們趕緊默誦觀音經一千遍。念了觀音經。再念金剛經。十遍。念了金剛經。再念太陽經。高王經。這一天都不能歇。我去弄茶弄水。弄些點心來。替你們關上這門。不要高聲。給人家聽見。就要攪亂了。心不誠的。到吃飯時。我自然送飯來。老師傅若是坐不住。我去搬一張藤床。擱在半邊。也可以休息。黃繡球安排妥當。關了兩個尼姑在那一間屋內。這纔進去。對黃通理說出他這一番作用。如何假託夢境。如何假裝觀音點化。要騙那兩個尼姑。養起頭髮。用掉他那段木頭根子。慢慢的自然用着他們。我說依我兩件事。一件

就是要多養兩個尼姑。在家裏吃飯。一件就是要用着他們的處。在兩件。已有一件做到了。還有一件。你且看着。看官。若問這句話。是黃繡球事後現成的話呢。還是起先就有這話的意思。做書的假說他支吾着。如今補出來的呢。也不必深求。却說黃通理聽了黃繡球的話。大家談論了些。當日替兩個尼姑。另外收拾了一間臥房。只叫他們一天到晚。不則聲的念經。不同他們交接別事。也不許他們。走出所住的兩間屋子之外。老姑子不放心。庵裏的東西。也替他搬過來。只留些厨灶碗盞。枱檯桌椅。給香火住在裏面管着。付了些薪工。說兩個師傅。出門做道場。半月二十天。纔回來。箱籃什物。是寄在黃府上了。自此黃繡球安頓了兩個尼姑。閒時與他們講些經卷。漸漸的與他們講些女子教育。看待他們。同自家人一般。所見所聞。無非是新機新理。久而自化。兩個人也過慣了。有一天。黃繡球問他兩個。說道。你們看做女人的。是那幾件事情最苦。除掉無家無室。無錢無兒女。這幾件事不算。要講自出娘胎。到五六歲起。做女兒。

老實話

一直到嫁人做媳婦。養兒子做娘。這當中一層一層的苦處。老師傅都是經過來的。小師傅想必也是年輕出家。沒有不曉得的。那中年尼姑先回答道。女人自然是沒有丈夫的最苦。俗語說。嫁雞逐雞。嫁狗逐狗。像我若是丈夫不早死。就苦點過日子。在家也好修行。不至於當尼姑了。當了尼姑。靠菩薩吃飯。就不得不募人家幾個錢。供養菩薩。自己帶着沾些菩薩的光。雖然吃素念經。是門分帳。到底這募化。就是第一件苦事。我跟了老師傅這些年數。到人家化緣。有的人家歡喜施捨。多多少少。總還容易。有的人家不歡喜施舍。勉強化了些錢米。無濟於事。碰着人家奶奶太太們。相信的。被當家主人拘束。私底下施捨些。一次兩次。不好時常登門。還有些人家的男子漢。一見了我們就嚷。半推半罵。受了踏踭。仍舊一雙空手。化不到一把米。一個錢。其中的氣惱。漸漸的忍受慣了。雖不覺得。想起來。這出家的苦。也算有一無二。不懂那些大廟裏。大庵裏。能數叫施主。整百整十的送去。就積了產業。是什麼緣分福氣。黃繡球道。本來一個女人。雖

老實話

一修猶不壞  
這是層所以  
就行的入多



寫兩個尼姑  
各有各的口  
吻各有各的  
情景

說沒有了當家的。何苦要走到這條路上去。自討苦吃。難道手裏做不出點事來。自願一身難道。有當家的女人。就該吃現成。用現成嗎。如今且不說這話。我不問你們既出家之後的苦楚。你們想到底未出家之前。做女人的。那幾件事吃著。就算做富貴人家的女人。吃現成。用現成。也有不能說的苦頭。你們且說且看。那老年姑子便道。做女人。不如男人。已是第一樁苦。男人讀了書。或是學了生意。要成名。就成名。要發財。就發財。女人由他是才女。有什麼本事。都用不着。這就是前世不修。今生受的苦了。黃繡球道。像你修了幾十年。怎麼觀音娘娘。還是那樣說法。也不去問他。單問女人墮下地來。先會哭。後會笑。抱著吃奶。尿屎尿尿。那一件不與男子相同。怎麼幾歲之後。就不如男子。要吃起苦來。那苦在何處呢。老年姑子又道。父母自然愛兒子。不愛女兒。小時候好頑童兒。父母還不多嫌。到了幾歲上。父母看著總是一個賠錢貨。所以凡事都是做女兒的吃些苦。越到後來。嫁了出門。或是受翁姑的苦。或是受姑娘妯娌的苦。

或是受丈夫的苦。說不盡言。也有福命好的。父母從小疼愛。一生一世。不受磨折。不過是少些罷了。要講女人不論貧富貴賤。最逃不去的。一重苦關。莫非是生產那事。黃繡球笑道。你修行修到這大年紀。倒還記得生產的苦楚。反不記得女兒家包小腳的苦嗎。你們兩個人吃過這個苦頭沒有。那老姑子也笑了。笑。那中年尼姑道。說起來。這件事。真是做女人第一大苦。可憐我出家那年。初次放這雙腳。一放開來。就同木頭段子。拖在腿底下。一步都動不得。倒反疼了好幾十天。纔同那小孩子學走路似的。慢慢跨開來。切記得那時隔壁一個人家失火。大家都逃跑了。我這雙腳。又要挪都挪不上去。急的要爬要死。當時就不會放腳。也是雞眼疊疊。越嚇越疼。走不出去。幸虧那火沒有燒得成功。後來竟躲在屋裏。赤着一雙腳。放了個把月。如今也就忘記這個滋味了。老姑子便道。這是做女人人人都有的。除了在旗的。與那廣東、蘇州、江北各處的鄉下人。隨真隨假。個個都是小腳。這也不算甚事。我看外國的女人。他那兩隻奶子。總

自是不開通  
的話無理而  
有理

要用個架子撐得很高，他那一道腰，總要束得極細。說是以此爲美。我們中國裏小脚，就同外國裝奶子束細腰一樣。不過是好看而已。黃繡球道：據你說，這好看，是自己看的呢？還是給人家看的？人家看了好看，還是敬重我呢？還是輕薄我的？究竟我們女人講賢惠，講德行，講相夫教子，諸般大事，可在這双小脚上做出來的？不是老年姑子只笑着回答不出。黃繡球又道：你不看觀音娘娘，就是一双大脚嗎？正要把話說下去。黃通理來言：張先生來了。另有話談。黃繡球就打斷話頭。做書的也就攔住筆頭，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造假信不害真事業 出新法教作女先兒

話說張先生這日到黃通理家。一爲打聽畢太太去後，有無信來。二爲衙門裏又奉到文書，催辦學堂。本官也換了人，特來通知。聞說新換的官人極有用。他在別處任上，辦過蠶桑館，也辦過學堂，都有成效。黃繡球道：官辦學堂，我們說過不必問信。他催辦些什麼？我也不願聽。到是巴望畢太太早點來。我這兩日

此兩句是撇筆脚是省筆

口吻畢肖

又做了一件快活事。請我家通理告訴你尊駕看。黃通理接着將收留尼姑的事帶笑帶說了一通。張先生道：現在上頭催辦學堂的方法，正說要清查地方寺產，作爲經費。他那覺迷庵雖無產業，大可將房子地基捐出，或是估價變賣，或是就改作小學堂。黃通理道：這庵不大，地基也不值錢，若是變賣了，湊湊數，還可做得繡球。你將來就叫那老姑子出名，捐掉了他。黃繡球道：如今兩個姑子既然要養他還俗，正苦這座庵無從交代，只管雇着香火看守下去，也不是道理。我想另外叫人出名，把這庵捐作女學堂，外頭託張先生裏頭暗地下，我等畢太太來一同布置，先稟上去。本官既要交卸，一定不批。新官既是能辦事，的自然一定可以批准。我們仍舊辦我們的家塾，這樣那座庵堂纔能在我們手底下聯絡一氣。張先生道：機會好，主意也好。本官交卸是快的，我等他交卸前幾天，代你們做好呈子遞進去。黃繡球道：這就很好。說話之間，只見來了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張名片，說是學老師那邊來請黃老爺即刻過去。張先生告

說煞官場習俗

一片模糊影  
響說來得神

一口道破妙  
在先從黃通  
書提起黃禍  
不必敘黃禍  
如何播弄

辭而出。黃通理去到學老師齋中。談起前日送考回來。有個貴本家。叫黃禍的來見。帶着一封廣東來的信。說你足下要辦學堂。並不稟官。也不來同兄弟商量。却先同一位衙門口的書辦。串通了別處教堂裏教民的妻子。在外面招搖。足下是老實人。都被那書辦作弄。兄弟想開學堂的事。自然聽地方官主裁。我這裏都不便越俎。何況足下。至於同教民交涉。尤其非我輩所宜。他們當書差的。譁張爲幻。極其可惡。足下斷不可受他的愚。我這裏又接着移文過來。說學堂已奉上憲催辦。將來偷然辦起來。總是幾位鄉紳。主持其事。我代足下謀個教習的位置。豈不安逸得多。黃通理聽了答道。這事儘可請老師察訪。如果晚生同那書辦。有在外招搖的實據。也瞞不過敝本家黃禍。如今我們這地方。並無人講起。反是廣東隔了幾千里路。到有信來通知老師。不是晚生頂撞老師的話。只怕老師到受人之愚了。至那教民的妻子一句話。更加胡塗。那是張開化張書辦的親眷。同賤內結拜姊妹。一向在廣東那邊習的外國醫。此番回家。

四字中包括黃禍與老師所說之話老師固未必了了之意

此種意思是前次得了錢的好處

路過此地。那日大家送他上船。在岸上大家講到開學堂的事。託他到上海帶點學堂應用的書回來。給大家預備。將來叫子弟進學堂用的。這也尋常之事。那學老師聽到此處。心上一楞。就支吾說道。莫非是此人仍回廣東。以訛傳訛。說出來的。我這裏來信是真。並非兄弟說的假話。便將黃禍送來的一封信。給與黃通理閱看。黃通理接來看時。分明就是黃禍的筆迹。內言張開化欺他本家黃通理。懦弱無知。串通外來教民之妻。借着學堂。歛錢入私。學堂為新政發端。豈容濫更嫁名行騙。要請老師查明。詳稟重辦。末後又言。地方上如果開辦學堂。敵友黃某。可任經理之責。也請切實保舉。他那本家黃通理。若是並不知情。也可開脫其罪。酌充分教習云云。黃通理看完此信。問道。老師同這位寫信的人。自然很有交情。晚生却同他不相聞名。何以也替晚生着力。是所不解。這其中必定另有一個因頭。老師道。這倒不明白了。黃通理笑道。老師不明白。晚生倒有點明白的意思。一定老師受了敵本家之愚。老師的話不假。這封信却

考師自是有斟酌的人

非老師之不同也是做齊的要留些地步

貴請上兩回之事

是假的。老師不認得寫信人的字麼。老師道。這種信還不是請人代筆。何以見得是假。黃通理道。要就是請敝本家代的筆。見了敝本家。且請問他看。晚生承老師的吩咐。決不多事。老師也弄清楚了。晚生再來奉教。說罷起身與辭。那老師反弄得一團疑心。想了半天主意。打出一個回信稿子。請黃禍過來。叫他代勝。勝好了。細對筆迹。方知來信也就是黃禍捏造。當時並不揭穿。後來又請了幾位門生。連黃通理一並來吃便飯。纔問清黃通理與黃禍兩人的前根後苗。老師就置之不問。直等舊任官已經交卸。新任官接印之後。黃禍又去到老師處。慫恿其事。被老師大加中斥。只纔沒趣而罷。原來黃禍妬恨張先生。既想拿姦情誣陷他。又要拿學堂的事誣陷他。後來打聽姦情。是萬萬牽搭不上。就不說起這學堂的事。寫過信。把他那廣東道台的朋友。拜過那陳齊芝的陳少爺。也着實從中媒孽。並自家替自家挖當了許多。只是廣東朋友。總無回信。陳少爺總不得見。他便造這一封假信。不想就敗露得這樣快。偏偏還敗露在黃通理

以下一段雖  
是插實亦  
能照下文

眼內。那學老師是好好先生。却也不會對他說。是黃通理看出來的。光陰迅速。黃通理家的房子。業已修理完工。覺迷庵捐辦女學堂。也經新任官批准。而且新任官。將書院改併學堂。以及清查寺產。開辦警察諸事。一切都有了眉目。迥與那舊任官不同。但是這地方上。久已閉塞。人心風俗。鄙陋不堪。一旦風氣初開。多還有頑錮社會。百般阻撓。所以各事草創起來。不但全無精神。連形式也是雜亂無章。有些高明子弟。沒有得着新學的皮毛。反中了新黨的習氣。就如瘟疫一般。一時傳染開了。倒叫施醫的無從下手。因此那老成保守的一派。目中看見此等人。只是頭戴草帽。腳穿皮靴。耳中聽見此等人。只是講流血。只是口口聲聲。平等自由。及至考究他的人格。却腐敗到了極處。就竭力的批駁他們。死命的排擠他們。把他們的污點。抹撥了全社會的新理。這一班人又反唇相稽。弄得彼此反對。始而反對。繼而抵抗。越抵抗越隔膜。那保守派分外的堅持俗見。維新派也分外的激烈猖狂。其實新不成新。舊不成舊。舊的講忠君愛



國。不過在功名富貴上着眼。新的也講愛國愛種。做起書來。刻在紙上。登在報上。開口閉口。四萬萬同胞聽者。無不淋漓痛快。句句動目。字字驚心。却是說話高興。連自己的老子。都要活活殺死。說他是野蠻。不配做文明人的老子。這就講沒有三綱。不論名分。難道自己的老子。不算黃帝子孫。不是同胞同種。若人人都看得野蠻。可以殺了。還保什麼種來。還說什麼會國藩殺戮同胞的話呢。閒言少叙。却說黃繡球。把那兩個尼姑。安頓下來。覺迷庵布置出去。眼看已是臘盡春回。只見舉太太回轉。又無音信接着。其中不知何故。數月以來。與黃通理張先生。大家同心辦事。兩個尼姑。經不住黃氏夫婦。早晚的教導勸化。頭髮養的漸漸長了。知識也改的漸漸通了。不過一個已老而無用。一個雖在中年。不甚識字。究竟又根性淺薄。不能指望他成個巾幗奇才。黃繡球就想出一條新鮮法門。把女人纏足不纏足的利害。同那婚姻衛生。體育胎教。養成做國民之母。纔能遺傳強種的道理。編爲白話。又編爲七字彈詞。同女先兒教彈詞。

法門來了黃繡球會做新鮮意思

做書的也做  
足了

一樣。口授了他們。叫他們也學那說大書。彈官詞。到四處街鎮上。揀那空場子。或是茶坊酒店。照着說。照着唱。剪直。還叫他們帶了一面糖羅。一付鼓板。做足了樣子。哄動聽的人。不但不疑心。且暗暗有益。又不一定要錢。所以聽的人也很多。這是拿無用的人。化爲有用。開通下流社會的第一好法子。黃繡球費了幾個月苦心苦功。真可算大有作用。其時新年頭上。城鄉內外。都在開空的當口。街上紅男綠女。遊人甚多。各處擺西洋景。出戲法。唱廟戲的。也熱鬧得很。有幾家大戶人家的婦女。不出閨閣。聽得街上新出了兩個彈唱女先兒。就叫人雇到家裏去聽。第一次去了回來。告訴了黃繡球。黃繡球更連日連夜的。口授他們。約莫前前後後。也授了二三十套。短的仿着俞調開篇。五更曲。四季相思的調門。長的仿着演義。一段一段的。七八百字。千把字不等。只要兩個尼姑容易記。聽的人也容易明白。暗中雖說是爲開通頑鈍起見。明只是當作唱十不開。打蓮花落。一般的頑意。悞兒。黃繡球又切囑兩個尼姑。不要說是出家還

出兩個呢姑  
的名字絕不  
費事

此句說到復  
華既不寂寞  
了復華之名  
亦爲下文作  
伏

挿趣得妙

俗的。代他們兩個人。依着俗家的姓。起了兩個名字。一個就叫王老娘。一個叫曹新姑。自此王老娘曹新姑兩人。每日午飯之後。出門彈唱。還叫復華裝做聽的人。遠遠的去查察情形。一日有個紳宦住宅。邀去彈唱。這日是那紳宦老太太的生日。張燈結綵。外面唱清音攤簧。內裏也有一班大木頭人戲。王老娘曹新姑。直到傍晚邊。纔開起唱來。聽的女客們。有的說沒甚好聽。有的聽了。同天雨花再生緣。鳳雙飛。情事不同。又不像賣花球。賣草團。菴堂相會的調頭。有的問王老娘。你既是王老娘。可會唱王大娘補缸。不會。後來却被這位老太太問道。這些說的唱的。似乎都是報上的。我鎮天閒着無事。歪在坑上看報。常看見這些說話。委實也有點道理。你兩個是從何處學得來的。這句子想必有人編出來。刻好了賣的。可是上海纔有得賣。王老娘曹新姑二人。平日已受了黃繡球的囑託。便答道。我們也跟人口傳得來。不曉得什麼刻本。我們原都是好人家人。因爲團匪亂那年。逃難下來。老少無依。纔遇一個人。口授幾套小曲。

叙來各得其  
神亦各得分

借此餬口。那老太太道：你們兩人兩姓自然不是婆媳，是母女了。如今住在那兒？王老娘一時口快，便道：先住在西頭覺迷庵。現在承蒙一位親眷，留住他家。我們兩個，雖不是親生母女，也算結拜母女呢。那老太太又問了兩人的年紀，說：你們這家親眷，做什麼的？養得起你兩個，多吃閒飯嗎？可惜我聽見覺迷庵已歸了官，不然叫我家人留了這庵，給你們養老，可不好呢？王老娘曹新姑心中明白，這庵已捐爲女學堂，怕再說下去，要露出破綻，遂了黃繡球之教，便道：我們已唱完了，時候不早，請老太太陪陪客。我們要去了。明日還有新鮮的，再來唱給老太太聽。當時那老太太喚了老婆子，包了些糕桃饅頭，取了幾個喜封，叫點一張燈籠，送這兩個女先兒回去。近來正在那裏辦巡查，街上的巡兵，動不動就訛詐人，黑夜叫兩個婦道之家，尤其不便，必定要送他們的。王老娘再三推辭，說：只要借盞燈，讓我乾女兒挽着，慢慢的走，不打緊的。曹新姑也知一送送到黃通理家，這就不像，可又無法推脫，只得稱謝而行。誰知黃繡

不是這樣做  
書的幾乎也  
轉不過來

此段雖亦是  
揮敘却見得  
當日已辨警  
察語不拋荒

球正、如、諸、葛、孔、明、送、劉、備、過、江、赴、宴、已、安、排、趙、雲、張、飛、隨、後、接、應、早、就、打、發、他、  
兄、弟、復、華、在、大、門、左、近、照、着、那、時、送、出、門、來、復、華、故、意、走、遠、幾、步、再、回、頭、看、見、  
喊、道、王、老、娘、你、們、到、這、時、候、纔、回、去、從、那、兒、來、的、曹、新、姑、接、口、道、我、們、就、在、前、  
面、這、大、宅、子、裏、出、來、復、華、又、道、正、好、同、路、送、你、們、回、家、了、曹、新、姑、便、對、送、的、人、  
道、如、此、不、勞、拖、步、這、是、我、貼、鄰、鄉、親、讓、他、同、回、去、罷、那、送、的、人、本、不、願、意、送、這、  
老、遠、的、路、聽、了、此、話、便、分、頭、自、去、却、不、會、把、盞、燈、籠、借、了、過、來、雖、還、不、到、二、更、  
時、分、那、天、是、黑、黢、黢、的、王、老、娘、走、路、也、不、無、是、慢、騰、騰、的、走、到、百、十、步、之、外、轉、  
了、灣、再、走、百、十、步、就、有、燈、籠、可、買、不、抖、轉、過、灣、纔、走、不、上、十、幾、步、暗、地、裏、一、個、  
人、攔、住、復、華、看、這、人、腰、底、下、別、着、一、盞、燈、當、時、取、下、來、向、復、華、王、老、娘、兩、人、一、  
照、曹、新、姑、縮、在、後、面、不、會、照、見、就、盤、問、道、你、兩、人、不、點、燈、到、那、裏、去、你、不、曉、得、  
老、爺、已、出、過、告、示、辦、了、警、察、的、章、程、嗎、順、手、拍、了、復、華、一、個、巴、掌、後、面、曹、新、姑、  
一、嚇、問、道、這、是、什、麼、原、故、忙、來、攙、扶、王、老、娘、那、人、纔、又、照、見、曹、新、姑、見、是、個、中、

內地警察其  
弊有過之無  
不及

年婦人更外作怪。又刷了復華一記。道：你帶着兩個一老一少的女人。一定不是正經路數。不由分說。要拉到巡防局去。復華大聲嚷道：巡防局就是巡防局。去也使得。你不應動手打人。曹新姑站住。顛兢兢說不出話來。還是王老娘。向那人說道：我們兩個。方纔在前面一個紳衿人家。彈唱出來。紳衿老太太。叫人送我們回家。門口碰見我們這位鄉隣。做了同伴。那送的人就回轉去。並不是什麼犯夜。你不信可以去問。那家替老太太做壽。這時候。只怕客人還沒散完呢。復華道不講這個。他總不能亂打人。我們就跟他到巡防局去。好在比回家還近。有話同巡防老爺去講。正在爭執。有人路過。手裏拿着一盞官銜燈籠。上面寫着欽加三品銜。浙江候補道。看見復華與那人爭鬧。旁邊站住兩個婦女。仔細一問。曉得就是在宅中彈唱的兩個女先兒。說老太太方纔叫人送你們回去。怎麼又換了他。我不認識。王老娘便告知其故。這人說道不必吵了。我將燈籠送給你們照了去。路上沒有燈籠。巡警兵是要盤問的。復華此時纔看清

消納便捷

酷肖家丁做  
好做歹的氣  
派

了。那動手打他的一個巡兵。面孔瘦刮刮。鴉片烟的氣子。熏得滿臉。身上穿了件破號衣。頭上歪戴了一頂油光大帽子。指着說道。他盤問我是應該的。不應該連打我兩記巴掌。這路過的人。也罵那巡兵道。混帳東西。叫你們在街上查夜。不曾叫你們打人。明天。我不告訴大人。叫委員把你革掉了。看說着。又儘推復華快走。復華初還不肯甘休。後來也就接了燈籠。各自走開。回到黃通理家。說了此事。黃通理一見燈籠。便知那做壽的紳衿。就是陳壽芝。黃繡球也問了些話。王老娘曹新姑。把那老太太的話。就約畧說了。黃繡球又安慰復華一番。說總看在我分上。受這委屈。却不便追究。一追究。我的機關就要戳破。以後他們就唱不成了。復華只得依允不提。如是一天一天。黃繡球教着王老娘曹新姑。都趁着早晚的功夫。那稿子是同黃通理大家參酌。中間也有發科打趣的處在。午後等王老娘他們出去之後。一面派復華暗暗跟隨。一面自家又同黃通理張先生。料理開家塾。辦女學堂的事。或是同着他兒子們。看書講學問。倒

此下一段因  
是生發之意  
亦書中應補  
之義即將補  
筆作生發可  
謂路路通通

也忙個不了。只專等畢去柔畢太太。渺無音信。一連也寄了幾次信去。不見回報。按下不表。却說王老娘曹新姑二人。雖然養起了頭髮。究竟在覺迷庵內。登過兩年。平時是無人留心。只當是遣兩個尼姑。往別處去了。現在每日在街上彈唱。就有人疑心他們的相貌。像是覺迷庵的姑子。也並不認真在意。事有湊巧。偏有個人認定了說穿出來。此人是誰。下回交代。





## 雙公使

上海 知新主人 譯述

英吉利駐法使臣之叅贊官施賴頓。此次自由本國外部領得訓條以後。一路鄭重將事。以所攜文書置方盒中。未嘗去手也。及至火車艙中。即將前後及兩旁室門鎖閉。遍室中察視一週。知無他人。然後始敢置盒於身傍。蓋其時艙門之上。已粘此室有人包定字樣。並有車站中人往來逡巡。驅絕閑人。不使越雷池一步。以是心神畧寧。探囊出雪茄烟。取火吸之。一面取晚報。坐定細閱。則見頃間倫敦各處紛紛傳說之事。已盡登錄。幾占報之大半。其題目大書特書曰。中國與日本宣戰。日本已訴諸其同盟之英國。日本公使現今尙在吾外部。吾國內閣現正會議此事云云。施因默念曰。觀此聊聊數語。其以下所載事。即不言可知矣。然此種新聞尙非全璧。殊不知彼有能力海軍之機器。已早發動矣。想明日各報中。當更有有味動人之消息也。頃於二時之前。有警報自大陸

渡海峽、達英倫。始知法國艦隊預備展輪之號令業已發出矣。猶憶一月之前。二大強國協議既成。莫不額手稱慶。以爲從此可以常保太平。蓋以此爲近世史中所不經見之事也。乃會幾何時。而戰爭之風雲。又將大起乎。施韜頓方獨坐冥想間。忽聞漁笛一聲。車將起發。因遂舉目外望。忽一美婦人。雪膚雲鬢。長身細腰。湘裙曳地。忽忽而來。施韜頓一見。即起立開窗。欲與答語。一面即執方盒於手。可見其雖在造次之際。亦未嘗或忘。蓋鄭重之至矣。探首窗外。呼婦之小字而問之曰。艷黛何事。時鐵路局管站之人。尙立車傍。火車業已緩緩啓行。婦因竭力追蹤而前。且喘且言曰。吾叔史丹慕。現在巴黎。頃已查悉妾之女傭。已發電報告耶之行期矣。蓋史所請也。諸祈留意。言畢車已疾馳而去。彼此祇得揮手作別。施既閉窗歸坐。靜言以思。曰。艷黛之女僕。不過一黑種之少女耳。豈亦受人賄囑耶。既而悟曰。彼輩必在某處成相識也。然而豈謂余復將受其愚弄耶。必不然矣。施韜頓。你探手入囊。忽有所觸。憶及年前無端被此人作弄。

光景。不覺黯然變色。苟此次誤入圈套。則茲事體大。關係非小。非若尋常可以兒戲者。蓋此次專以此事歸英倫。面請訓示。再回法國。萬一事機不密。有所洩漏。則直可激成全球大戰之局。行將國國生靈塗炭。處處鷄犬不寧。苟其如是。則文明之進化。工藝之發達。皆將因之而遲誤矣。如此重任。擔於一人之身。不覺愈思愈懼。繼念此次訓示。皆係面聆之辭。盒中雖有緊要文書。皆屬特別暗碼所寫。與平日外部所用之本不同。則雖爲他人所得。將從何處索解耶。思念及此。則又啞然自笑。蓋即使若人能知此特別暗碼檢譯之法。亦非一二時間所能藏事者也。雖然。其留心看守。依然不懈。方盒置於身旁。短槍備於膝際。其時火車漸馳漸速。直往「道佛」(Dover)海口而去。沿途亦並不停頓頃刻焉。比火車行抵「道佛」停車場。施韜頓即攜盒下車步行。不數武。即達碼頭。自英渡法之輪舟。亦即停泊於此。因遂登輪。直達其所預定之房艙中。惟當下車之後。見有二人隨之以行。一前一後。衣服形狀。皆不同常人。睹面後。亦不之識也。

及至舟次。韜頓即自閉艙中。二人依然遙遙坐守。並不離去。至是。韜頓乃心知其爲蘇格蘭場之偵探。特來暗中保護者也。然仍不敢稍有怠意。不食不飲。嚴守其盒如故。

舟抵法蘭西海濱。在「加來」埠登岸後。見二人緊隨如前。惟此次附火車。赴巴黎。二人竟與之同處一室矣。然韜頓視若無物。依然與獨處無異。以盒置之於膝。而覆之以毯。聊以假坐。不敢寐也。居無何。行抵巴黎。下車後。二人仍前追隨左右。因各各不攜行李。頗能自由。遂僱馬車。逕向英國使館而去。時則曙光將放。一路所經。但見萬家灯火。半明半滅。熱鬧處所。如咖啡酒館等處。依然燈火照耀。與晨熹爭光也。隔宵喧闐雜沓之狀。可想見矣。蓋東方消息之感動人心。巴黎之程度。正與倫敦相似。其時大約人人心中。以爲英國必有相當之公文。答覆日本之控訴。而預備開戰也。故各處咖啡館中。猶是人聲嘈雜。議論紛紛。施韜頓見之。不覺匿笑。蓋此時和戰之機。間不容髮。而法國全境之中。惟施一

人知之。或和或戰，祇須一言出口。人將各各歸寢矣。雖然，此言也。稍待須臾，即將通國皆知矣。

俄而車抵一處。宮室壯麗，白石爲牆。則英吉利之公使館也。於是三人相與下車。不發一言。但峇峇掀帽，聊以爲禮。彼二人者，乃即作別而去。殆所事已畢，可以消差矣。施韜頓之心，於焉以安。昂然直入廳事。遇門者馬頓，因詢之曰：欽使解爾史君已稍癒否？曰：大人仍苦頭疼不少止。法國外部大臣賈彌雄君於夜半時，猶請大人往商要公。即頃纔歸。公請至簽押房中，見之可也。早已傳諭。公歸來即請見矣。施韜頓疾趨而入。蓋慮思卸責以後，即往櫛沐而事飲食也。蓋已不勝其勞頓矣。時已穿堂而入。直達簽押房之內。燈光暗淡，不甚明亮。一人從榻上而起，呼曰：施君至乎？請來案前。余將燃燭以觀。想必已取得公文而歸矣。施問解公已畧癒否？當將方盒鎖鑰置於案上。解倦容對曰：雖已畧癒，然仍病也。又指盒而言曰：諸物俱在其中乎？想此必致禍之原也。賈彌雄幾如失魂。

矣。彼內閣中。殆無一人能安詳議事者。施君究不知此事將若之何也。施韜頓對曰。和耳。不數日大局即可定矣。然此次轉交法國外部之文。想閣下見之。亦必以爲異也。曰。其文即在是乎。甚佳。請掣電鈴。速命駕車。賤軀雖微。覺不舒然。買彌雄待之久矣。余宜即去也。施韜頓舉首觀報時鐘。見方六時。心念解今日一何勤奮。殆已自忘其病耶。因告之曰。若欲將密碼譯成文理。然後送去。至少亦需一時許。如公急欲往告。不如先口述之。然後再用正式公文。約遲至八時。亦可譯畢矣。解曰。亦佳。請即述之。施韜頓曰。事甚短簡也。公可力保買彌雄。謂吾英全不認中國爲一強國。亦不認其與俄羅斯爲同盟國。是以與吾英國毫無干涉。故已決計不遣偏師。隻艦以往東方。亦不作其他舉動。以破現在各國均勢之局。解聞之。徐徐曰。誠好消息也。又曰。施君。請爲我掣電鈴。余即往。施遂移身就電機處。解乃微啓百葉窓。探望樓下道路。有問其時。施韜頓雖若按手於機。其實並未搯動機掣也。迨解一轉身間。則見施已手執短銃。對其面部。作

欲擊狀矣。解急却退。而問曰：施君癩耶？施曰：未可知也。雖然，即殺汝何害？汝其毋動。倘敢前後參差一步，必擊汝矣。解乃不敢復動。施遂隨手旋轉機板，開放室中電燈。滿室頓明。返身向解時，所謂解爾史者，驚惶不知所措。幾如鼠之遇貓。犢之遇虎。不復自知魂魄之所在矣。施厲聲詰之曰：三月份之密碼當用何法轉換？汝其明以告我。解變肩而後徐徐言曰：施君，汝此番歸國，豈遇崇耶？言語之間，一何如是之無禮也？施曰：吾但欲問汝三月內之密碼，如何變換而已。其他非所知也。解微哂曰：施君，爾以余爲何如人？豈欲余答汝之詰問耶？請少却使吾得一舒伸。施曰：汝猶欲生出此門乎？汝若欲逃，吾必擊汝。吾斃汝猶斃狗耳。汝非解公使，乃以假面欺人，豈謂余終爲汝欺耶？無賴！汝其去汝面具。汝果何人？汝將何爲？汝尙有何言？解不覺大笑。而施輒聞其笑而辨其聲也。始頓悟其爲史丹慕也。不覺汗流被面。喘息問曰：爾在此乎？解公使究何在乎？爾勿逃。逃則必殺。史笑曰：姪婿，汝懼我逃乎？我何必逃哉？我今赤手空拳，欲逃

不得請毋過慮。且我居此何等不樂。而欲逃耶。施賴頓心知此番又誤中其計。而又反被任意譏誚。不覺憤怒欲狂。繼思公事爲重。姑耐之。因又問曰。解公究竟何在。曰。自必在賈彌雄處耳。吾聞渠去時。即約定專在賈處靜候汝歸。後因頭風大作。我故假冒之以歸來也。施又問曰。爾今意將何爲。史聳其兩肩。徐徐對曰。此時權操自汝。余無能爲也。汝恐消息洩漏。不妨另室居我。或竟閉諸此室。正不必持銃守余也。施遂起身加鍵於門。而置鑰衣袋中。然後歸坐。靜言以思。目灼灼注視此假公使。未嘗少休。少選問曰。爾雖僥倖賺得緊要消息。爾究將何爲。此即我欲研究之一問題也。雖然。此消息至遲延至日中。巴黎城中。必將盡人而知矣。然在衆人未知之前。汝不得越出使館一步也。史笑曰。汝以是要我乎。我不如明以告汝。蓋余此來。專爲消息。不涉政界也。倘外間各處所傳皆屬主戰消息。而獨余所得之消息。乃爲平和者。則於余殊有莫大之用。亦不必過早。祇爭得在宣佈公報之前數分鐘足矣。至於貴政府所主持之平和政



策。在余固毫無可以因以爲利者。於大局何傷。汝其信余此言。而速釋之而去乎。倘使頃者汝所洩之言。實爲緊要。則余得之庶幾不至空費時間。多此一舉矣。今僅得此寥寥數言。又無害大局。於足下庸何傷。史言至此。忽有人藜藿而至。急起身開鍵。則解公使已推門入室矣。卒然問曰。施君豈遇冤鬼糾纏其身耶。余既明告足下。在賈公處專候大駕。何至失約不至。反在此乎。言次若有不豫色然。施輒頓乃舉手指室之一隅而言曰。以若人故。不得不爾耳。於是眞公使與假公使兩面相對。四目睽睽。解公視之。如對鏡之照影也。默默良久。不能發一語。而其人則笑容可掬。目灼灼然。細觀解公之身材服色。以自相比較焉。既而解公使問曰。奇哉。君其誰乎。史於是前行。以手指施。欣然對曰。公欲得其詳。請以詢此少年可也。此次以賤冒貴。未免重誣閣下。尙乞海涵原宥。然此等小技。往往試之。今日裝束改扮。亦有一二與貴人相似者。惟身材氣度。皆不及公耳。無可設法。故不得已。每坐而不立。聊欺一時。公或不以怪物視之乎。解復

上下詳審之而言曰。摹仿頗得神似。言已。顧施詢以所事。施乃具以前事相對。解色爲之稍霽。既而曰。天乎。誠如是。歐洲太平之局。可以保矣。我今即瀕至彼外部。亟以此信報買彌雄。不如携此假人同去。又曰。否否。不可。不可。還請施君仍鋼之於此間。俟此項消息。傳佈於外。然後逐之出署可也。所有訓令全文。請即譯出。交白郎德轉以交余。其人約在半小時內必至矣。言已。忽忽遂行。而施亦遂加鍵於門。逕登樓取密碼本子。迨再下樓。則見史因獨坐無聊。已自去其假裝鬚髮。廬山真面。已畢呈矣。俄而施從事繙譯。史向之乞取咖啡奶茶。以解口渴。施遂掣鈴呼僕。取而與之。史又曰。解爾史君。不喜吸烟。余固好之。已二小時未獲此物矣。施聞之。遂取雪茄一盒。置之案上。於是史吸烟飲茶。意頗自適。非獨忘其被鋼。且亦忘此爲他人之室矣。

少選。施輒頓公事既畢。乃起立注視之。時窗外已曙色。蒸微矣。有間。乃厲聲問之曰。爾設法欲中傷我者。此其第二次。爾今在我掌握中。爾將何以免乎。汝本

以冒充公使至此。若以法律繩之。則爾固儼然一賊也。史頗頗搖首。徐徐言曰。須知汝不能如是爲之也。想我發一狂言。試問汝受欺一何若是其易易也。汝苟以余拿交警察。則貴署不將作全球外交界之笑枋耶。且法國警察長官。無不知我。非但不欲根究。行且立即釋我也。施韜頓曰。然則我今釋汝。汝能設誓。從此不相擾否。苟汝好行詭計。則請施之於他人。我已受愚兩番。皆幾敗乃公事。汝若肯設誓。則立釋汝。史搖首而言曰。否。我不能誓也。汝既與我有葭莩之誼。則余豈有不樂汝公事順遂。漸升要職者哉。顧汝二次幾乎敗事。豈曰相濶正所以玉汝於成也。汝自經此兩度以後。汝已增多幾許見識。此真閱歷功。夫特汝猶未自覺耳。使余今日允汝。不再相擾。則以後汝將漫不經心。我今所以不允所請者。正欲汝處處留心耳。豈真無情哉。汝竟刻刻防我可也。我亦隨時可在汝之左右。施韜頓默然不發一言。啓門繼之。其叔岳乃揚長逕去。

越日。公使解爾史。約施韜頓午餐。其時解公精神煥爽。一若舊疾全瘳。宿酒初

醒也者。席間所談。無非隔宿事。且言。自以此和平消息告彼之後。一時稱賀之聲。幾如兩陣蝗集云。惟有一事。未能滿意。不覺怒形於色。迨至眾人散席之後。公使乃獨與施參贊言曰。昨日頗聞外間傳言。謂有人在本街購得此項消息。是以約距傳佈之前一小時。即已風聲遠播。不知彼將以洩漏相疑否云云。施韜頓聞之。固已不言而喻。因敬謹對曰。昨日史丹幕釋放之時。確已新聞四布矣。並未早釋也。公使聞之。亦遂置之。不復再提。然施韜頓心中。總未能釋然也。居半月後。一日早餐方畢。忽有僕人傳進摩洛哥皮盒。摩洛哥國所產之皮所製者。蓋名件也。一事。施夫人覽。取而啓之。即呼曰。魯南來觀。汝曾見否。金珠煥彩。一何華麗至此。魯南蓋施之小字也。施韜頓乃取來簡。啓而讀之。書曰。

艷黛賢姪女芳覽。當日贈奩殊薄。耿耿至今。然境遇所迫。或邀雅諒。邇日稍有所獲。謹將金飾二事。呈以佐妝。或不以後至爲嫌乎。恐雖非以說詐爲業者。然此次小試其技。竟奏凱歌。進益足以酬此勞。雖然。使非解公使

之室。接近通衢。隔戶可達於外。亦不得如願以償也。賢姪婿。身任外交長官。令人妒羨。尙希爲我致聲。即頌鴛鴦菲祿。愚叔史丹慕手啓。艷黛時亦立於側。然讀之茫然不解所云。因以問施。施乃投之於火爐中。含糊對曰。吾亦不解所謂也。



新小説 第二年第七號



十四

# 愛國魂傳奇

川南 筱波山人著

一三一

概傳  
浪淘沙黃族古神州擾擾燕幽契丹滅罷女真愁不是羣奸媚外狗那缺  
金甌時勢偉人憂蒙古力適和戎一局敗難收如此江山眞錦繡付與羌酋

## 第一齣 國憂

(生扮文天祥冠服上)

戀芳春 血雨。羶腥。風聲鶴警。送殘故國神京。最是黃梁一夢。憔悴憐卿。翹首  
穹蒼。欲問奈河山。被人爭競。強權勝。恰待要起舞。鷄鳴四面。笳聲。

神州局變。人才盡。大地陸沈。風雨腥。直欲鐵肩擔日月。願將熱血洗乾坤。  
自家大宋江西提刑文天祥是也。少負英才。夙宏懷抱。曾占狀頭之職。羞  
隨狗尾之班。常懷宗慤。乘馳驅萬里之風。步武希文。有澄清天下之志。怎  
奈燕湖師潰。蒙古兵強。似道鼠竄於揚州。巴延鯨吞於海上。國危主幼。大  
厦難支。權奸漢奴。外人是媚。四海塵蒙。無一片乾淨之土。九州日暮。靈五

胡蹂躪之場（淚介）咳，你看這義農種族，竟被韃靼驅零，刺我輩落落數人，與這孱弱小主，回天無術，仗義何人，待俺奮起國魂，禦茲外侮，盡赤心於一寸，留正氣於兩間，桓子野欲喚奈何，終非志士武鄉侯死而後已，願竭孤忠，用是招集豪傑，佈散家貲，訓練成軍，恢復故土，這是我文天祥的素志了。

**懶書眉** 愛國捨身做個孤臣，滿地戎氛無處奔，要將隻手挈崑崙中原勢，不振待統率勤王勁旅掃胡塵。

回首百餘年前，兩宮蒙塵時節，奴隸之辱，土地之割，歲幣之獻，思想起來，令人那得不追恨呢。

**北江梅令** 可恨那黃花石倒持國政，可恨那燕山侵陵邊境，可恨那三鎮割地乞憐，狐尾形可恨那六賊當權，養就狼心性，君也冥冥，臣也冥冥，出曹助難歸，二帝奴，孟后迭徙五城，難怪他江山半壁，且因循，究何曾臥薪嘗膽，起一



度風雲陣歌也有因哭也有因只怕待英雄造就國權方盛

(嘆介)國破家亡可驚可駭若從南渡以後力圖自強則我大宋氣象不是巍然上國俯視一切麼

**梁州新耶**泗水橫流淮陽蹂躪受盡女真馳騁傷心精衛難將東海填平那任他臥狼當道暴虎逼人掃盡江河影(時勢如此敢望中興也得把內政整頓一番不至瓜分罷了)網繆陰雨備長城好叫我立馬湖山免競爭(你看今日世界非熟外交情形何能保此太平之局)法制諸權謀還竟談笑從容如響應慨今古有幾人

果能如此亦復差強人意你看朝野的臣民啊

**南泣顏回**到今日夷虜縱橫依然是太平歌詠偏恨這獅睡年年喚不醒慨國如病慨人如病從今後六朝金粉太飄零最可嘆長夜漫漫人聲靜(嘆介)咳教遺學世頑豈誰猛省泣下新亭遍泣新亭則索底柱狂瀾力挽天心歌且行聲悲憤

茫茫大規。猶在目前。難道苟且偷安。便記不記當初的鉅禍不成。

**前調** 受幾許腸斷魂驚。經幾許風狂敵勁。望燈火尙振。赴西湖雅興。不問前  
生。且過此生。那管他淒涼二聖。出宮廷。只願我人間富貴長守定。咳。教我望斷  
天家。從何奮幾鑄國魂。幾結忠魂。則索擊楫渡江。對影傷神。吟未終。心耿耿。

(自語介) 衣冠掃地。孤鬼橫行。欲除醜虜之氛。當選死戰之士。前已招撫  
萬衆。湏待詰朝大閱。統率入衛便了。

**尾聲** 經天緯地力扛鼎。不到這破碎山河戰。不停收拾着雄心。奮出乾坤迥。

(生下)



通俗精神教  
育新劇本

# 班定遠平西域

曼殊室主人 度曲

## 例言

一此劇爲應大同學校音樂會餘興用而作其會員有請布之者余頷焉故有印本

一此劇主意在提倡尙武精神而所尤重者在對外之名譽故選班定遠爲主人翁

一此劇經已演驗其腔調節目皆與常劇脗合可即以原本登場免被俗伶摻摻點竄

一此劇用粵劇舊調舊式其粵省以外諸省不能以原本登場而大致亦固不遠

一劇曲本小說家者流萬不能直演事實此劇與正史最悖之點如定遠本無弟惟有妹曹大家上書乃大家事實此劇杜撰出一班惠者大家字惠

姬以此影射也緣著作時本爲學校用學校女生不肯登場以男飾女尤駭聞見不得不別搆一子虛以相代若普通劇場用之則宜直還其真以且扮曹大家趣味尤厚矣又如定遠在西域之業本發端於鄯善以次削平諸國今移鄯善於最後實與史文顯違所以必如此者緣其他武功真不能多演而鄯善一役最合於劇場興味若絳鄯善而不及其他又大失精彩故不得已顛倒之耳又如班超初奉使時官本軍司馬並無所謂定遠大將軍者必如此附會始令劇場生色又如徐幹本非最初隨使之入特移於前以湊脚色凡此之類閱者勿刻舟求劍可也

一普通劇本且脚萬不可少此本因爲學校用凡應用且脚一切刪去若在普通劇場應增入數段如下

(一)第一幕言志可添扮班彪夫婦而二子一女從侍班超奉詔出征時與家人言別其母宜作爲戀戀不捨之狀其父則曉以大義極言從軍爲

國民義務不得姑息淒惋而班固曹大家皆和其父之言如此可以破中國舊日文弱之謬見者不少

(二)班超在西域曾納一西婦後以李邑譖之乃棄其婦可添入一幕名曰訣妻寫得慷慨淋漓大約言不以女兒情累風雲氣即其西婦亦當以名旦扮之慨然肯舍愛情以成就其夫君之大業大約如茶花女遺事寫馬克之待亞猛如此則興采更覺壯烈

一此劇科白儀式等項全仿俗劇實則俗劇有許多可厭之處本亟宜改良今乃沿襲之者因欲使登場可以實演不得不仍舊社會之所習否則教授殊不易且欲全出新軸則舞臺樂器畫圖等無一不須別製實非力之所逮也閱者諒之

一此劇本意欲摹寫一偉人之事實以資觀感因點綴多失其真故附錄後漢書本傳於後以作參考且不敢重誣古人也

一此劇多用粵語粵省以外之人讀之或不能解今特爲釋文一篇

著者識

第一幕 言志

武生黑鬚扮班超上

引唱

萬里封侯未足多。天教重整漢山河。何當雪恥酬千古。高

立崑崙奏國歌。

埋位白

某班超。表字仲升。扶風人氏。先君叔皮。史學大家。手編

國史。家兄孟堅。繼承家學。著作冠絕時。舍弟阿惠。今方弱齡。文名已著。通德清門。這也算一時無兩的了。某性厭丹鉛。腹爛韜略。虎頭燕頤。人言萬里之侯。馬足龍沙。胸有千秋之業。想起我漢家自武帝時代。鑿通西域。控制匈奴。那張騫傳介子一班豪傑。短刀匹馬。凌厲權奇。咎異族如犬羊。揚國威於絕域。道等功業。好不令人敬羨。我班某生。此雄國遭逢盛時。怎得天假之緣。爲國盡力在世。界上做一箇大大的軍人。替國史上增一回大大的名譽。這纔算不虛生於天地間。今日對此茫茫。百感交集。不免將生平心事。表白一回則可。

起椰子樓板

唱我祖國大中華。惟天驕子。溯炎黃。歷虞夏。雄武開基。神明胃神。明土誰能倫。  
 比羣小夷。天所命作我藩籬。昔匈奴會逞他長蛇。封豕我武皇通西域。制彼鯨。  
 鯨呼韓耶。勢窮蹙。稱臣質子受降城。留紀念日月同輝。近年來國多事。威稜稍。  
 替聞鼓鑿。思將帥千載一時。轉中慢板大丈夫志四方。聞鷄而起。誰復能老。屬

下。髀肉虛糜。會有日乘風雲橫行大地。纔不愧。憑轟烈烈。一箇皇漢男兒。嘆板

我投筆從戎。請從今始。但不知螯龍雷雨。何日飛馳呀呀呀。且住。我想天生

我材。必將有用。在此慷慨悲歌。也是無補。不免回家看哥哥兄弟一回。共叙天

倫之樂罷了。喊也好。就此前往可。唱正是一身許國知無敵。萬里懷親尙有情。下

公脚扮班固小生扮班惠上

一老家人隨上

固行台唱

羅胸萬卷爐天下。筆千言泣鬼神。

畢竟空文難報國。

埋位唱

輪他營裏一軍人。

埋位

班固白老夫班固。

班惠白小生班

惠。

固白三弟。惠大哥。

愚兄今修漢書。做到張博望霍嫖姚諸人列傳。想起國

家成立最要緊的是尙武精神。若非有先君武帝雄才大略。各位名臣神勇奇

謀○恐○怕○一○百○年○前○中○國○已○成○左○袒○了○愚○兄○前○此○從○實○大○將○軍○勒○銘○燕○然○僅○能○下○  
馬○作○露○布○未○能○上○馬○斬○名○王○至○今○思○之○雄○心○未○息○惟○是○齒○髮○已○衰○難○事○戎○軒○徒○  
抱○丹○鉛○以○文○名○世○細○想○起○來○真○真○有○負○國○恩○了○惠白 大哥說那裡話來。大哥手

定○國○史○宣○揚○國○威○千○秋○之○業○自○有○定○評○我○想○文○明○世○界○最○重○分○勞○二○哥○磊○落○權○  
奇○學○書○學○劍○壯○志○奇○情○不○可○一○世○將○來○或○者○有○一○番○大○事○業○和○大○哥○分○道○揚○鑣○  
替○國○家○爭○光○爲○家○門○生○色○哩○固白 正是。你二哥游歷中原。久客未歸。老懷正深

想○念○昨○日○接○到○家○書○說○道○不○久○還○家○省○親○令○我○好○生○歡○喜○呀○惠白 默數行程。計

日○將○到○了○固白 正是。左右打聽着。家人白 從命。武生扮班超上 行尋船足跡。輪蹄天下。

半○功○名○塵○土○卅○年○強○潛○龍○未○起○風○雲○靜○偷○得○餘○閑○一○望○鄉○白 離鄉去井。已歷多

年○今○日○回○家○探○望○哥○哥○兄○弟○一○遭○來○此○已○是○不○免○逕○入○入白 大哥在上。兄弟拜

揖○固惠起迎 固白賢弟你回來了。分禮坐下。超白 告坐。惠白 二哥在下。兄弟拜揖。固

超○同○白 一○旁○坐○下○惠白 從命。固白 一弟壯游十年。定增許多閱歷了。超白 多謝大哥

超○同○白 一○旁○坐○下○惠白 從命。固白 一弟壯游十年。定增許多閱歷了。超白 多謝大哥



教訓。惠白 一哥一向平安呀。超白

有勞賢弟望念。固白

賢弟啊。你久客乍歸。兄弟

款款爲樂無極。坐在一旁聽愚兄一言則可。

起中板

固唱你奇氣擊雲不可攀。十

年湖海一身單。料應吸取滄溟水。準備爲霖雨萬山。

惠唱

我十載鴛原有夢思。

巖花頻擗數歸期。如今不搵英雄淚。快話巴山夜雨時。

超唱

愛國愛鄉心本一。

難兄難弟古無多。願將十戰風雲氣。洒向家園作愛河。

內吹大開門

內白 聖旨到。

雜扮侍從武官捧詔上

中立白 班超聽旨。固惠寫下

超鶴立鞠躬

雜取詔宣讀

皇帝制曰。蓋爾

西域。羈縻久絕。匈奴乘勢煽誘。鴟張及今不除。邊患將大。今命爾班超爲定遠

大將軍。率領壯士。馳驛前往。相機勦撫。毋辱朕命。欽哉。謝恩。超白 領旨。作護坐狀

雜上坐超陪坐

有勞大駕。後堂擺宴。請天使一叙。雜白

皇命在身。不能久停。

就此告辭了。超白

敬謝天使。雜下

超白 大哥三弟有請。固惠同上

各分位坐定。固白

天使忽降。有何溫詔。超白

主上因西域不臣。策命兄弟爲定遠大將軍。迅速就

要起行了。固白

恭喜賢弟報國之志。今日得達。好不令愚兄歡喜呀。惠白

要起行了。固白 恭賀賢弟報國之志。今日得達。好不令愚兄歡喜呀。惠白 二哥

爲國宣勞。民族之福。前途似海。望二哥珍重珍重。

超白

多謝哥哥兄弟盛心。君

命在身。不能久留。就此拜別。

固白

賢弟前程萬里。愚兄恕不遠送也。

唱

三十登

壇世所尊。

超唱

誓憑一劍答君恩。

惠唱

風雲叱咤來相送。

同唱

壯別寧爲兒女願。

送行各做手超下。

固白二弟。看你二哥此番替漢家做出一場驚天動地大事業來

也。惠白

正是只望早日成功。重敘家庭之樂。

超白

二弟已行。我們靜候消息便

了。同下

### 第二幕 出師

四朝臣出合唱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白

丞相趙忠呀。太尉錢孝呀。

御史大夫孫仁呀。尙書李義呀。

內一人白

列公請了。今日主上早朝。因遣班將軍

出征。行軍旗親授式。早到候駕呀。

衆白

請了。難扮二侍從武官上

總生帝裝上

中板唱

是軒轅主器孫父天母地子元元。恢張炎胃千秋運。

埋位唱

奉答皇王百世恩。

白

朕乃大漢皇帝是也。四百兆同胞血統主器者莫若長孫。數萬里錦繡山河。

有德者俾作民主。朕恭承大統。夙夜兢兢。所幸海宇昇平。人民豐樂。列祖之靈。差堪告慰。獨恨北方匈奴賤族。屢瀆王靈。致煩天討。前者孝武皇帝。慮遠計深。開通西陲。斷彼右臂。歷數十年。虜患遂息。近今大亂初平。未遑遠略。西域諸國。恃遠弗賓。匈奴乘勢。漸肆毒箠。朕見司馬班超。勇能冒險。智足制機。特命爲定遠大將軍。出征絕域。今日整備法駕。舉行親授軍旗之禮。內臣伺候。侍從領旨。

班超披甲上

唱十年汗馬酬宏願。一片心肝奉至尊。

白今日蒙主上隆恩。舉行軍

旗親授式。須速上殿受命呀。上殿叩拜

白小臣定遠大將軍班超見駕。祝吾皇萬

歲。帝白

平身賜坐。超白

謝萬歲。班超旁坐

帝白朕命卿出征西域。並非窮兵黷武。實

因中國與匈奴。勢不兩立。西域爲匈奴。則中國弱。爲中國則匈奴弱。卿當仰體朕意。迅奏膚功呀。超白恭承聖訓。臣雖鷲下。敢不加勉。竊願率舊部三十六人前往。然後用西域之人。徇西域之地。必期無損國威。無負陛下呀。帝白壯哉此行。朕今特舉行軍旗親授式。以重使命。卿請前席。祇受節麾呀。停鑼鼓吹敬禮喇叭

班超起中立帝授帥字旗

超鞠躬拜受喇叭止

超白

微臣日對此旗。如親陛下呀。

帶白

軍務

緊急。作速起程。朝房無事。兩旁退班。

帶下

四朝臣共唱送過吾主下朝堂呀。

朝臣下

班超下

停鑼鼓吹喇叭

小武西裝軍服胸懸寶星佩劍

扮隊長徐幹上

雜西裝軍士十六人上

徐幹喝令行

臺三匝

排立

小鑼鼓

徐幹白某徐幹。在陸軍大學堂卒業多年。今隸班大將軍麾下。

充當軍司馬之職。只因班將軍奉命出征。要仿趙武靈王胡服破胡之意。奏請

軍士一律收用西裝。得旨允准。故此軍隊上精神形式。煥然一新。現在三軍已

集。專等主帥陛辭起行。湏得伺候呀。

喝令排立

起關棚板

內唱

飛將軍擁旌旄。從天

而降。

班超武裝上

白

某班超奉命專征。任大貴重。既關

國家安危。復係民族榮悴。昨日召對溫室。恭受軍旗。今日拜別國門。邁征絕域。

作拍天狀

上賴神祖黃帝的威靈。

作拍臺下狀

下仗同胞國民的義勇。今茲之役。一

定。可。望。成。功。呀。

作頌軍士狀

你看軍容肅肅。武夫洗洗。靠著我三十六名健兒。

要平那三十六箇國土。正是男兒報國一大機會。我班某好生榮幸也。今當首塗伊始。不免先將軍隊操練一回。作願隊長狀徐將軍徐白元帥班白吩咐操演。待

本帥登壇指揮呀。徐白從命。班登壇高立傳鑼鼓吹喇叭。徐督隊上前謁見行軍禮演各式操

操畢排立。班白噯也好。噯也好。果然是整齊嚴肅。朝氣凜然。不愧我班某教練出

來的子弟呀。徐將軍徐白元帥班白軍容已整。作速起程。徐白從命。傳鑼鼓奏軍樂班

上馬行徐喝令全軍行。合唱出軍歌繞馬三匝下

### 出軍歌

四。千。餘。歲。古。國。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紀。誰。爲。主。是。我。神。明。胃。君。看。黃。龍。萬。旗。舞。鼓。鼓。鼓。

一。輪。紅。日。東。方。湧。約。我。黃。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種。今。有。億。萬。衆。地。球。蹴。踏。六。種。動。勇。勇。勇。

南。蠻。北。狄。復。西。戎。泱。泱。大。國。風。蜿。蜒。海。水。環。其。東。拱。護。中。央。中。稱。天。可。汗。萬。

國。雄。同。同。

綿綿翼翼萬里城中有五嶽撐黃河浩浩流水聲能令海若驚東西禹步橫  
庚庚行行行

怒攙海翻喜山撼萬鬼同一膽弱肉磨牙爭欲噉四鄰虎耽耽今日死生求  
出險敢敢敢

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貢獻計口緡錢四萬萬民實何仇怨國勢衰嘻人  
種賤戰戰戰

國軌海王權盡失無地畫禹迹病夫睡漢不成國卻要供奴役雪恥報仇在  
今日必必必

一戰再戰曳兵遁三戰無餘燼八國旗鷗笳鼓競張拳空冒刃破天荒決  
人勝勝勝勝

## 雜錄 小小理想

荷香女漁

一四七

### 十男九痔十女九帶

諺有之曰。十男九痔。十女九帶。驗之頗信。然其致病之原因。鮮有研究之者。吾曾以意測之。竊以爲自襁褓時。即種此病根矣。小兒未能言。嫌便溺污穢。則爲之掖布於胯下以承之。溺出。母或未覺。或覺而惰。不爲更易。任令自乾。其穢濕之氣。必仍自下竅薰入。小兒體質未堅。於此乃受病焉。及既長。病亦深。則所由受者。亦由之而出。痔帶之病見矣。質之醫者。或謂不誣。

### 軒齒

亞洲人多軒齒。如中國、日本、朝鮮、安南等處。在在皆然。豈天獨以此病付亞人耶。吾謂此亦兒時所受之病也。亞洲服制尙寬博。袖長而襴濶。襴濶雖無與於病。惟長袖則可斷爲製造軒齒之原料。蓋兒生六七月時。齒將茁而齧癢。最喜嚙。日納其長袖於口而嚙之。嚙之不已。又從而牽之。牽之正所殺其癢也。彼時

齒根初立。基礎未固。既被牽動。久之。其齒根遂倚焉而不直。根畧倚於內。齒必畧露於外。而齣齒之狀成矣。歐美無此長袖。以供兒之牽掣。故齒亦正。

耐老不耐老

女子產南方者耐老。產北地者反是。每見江浙一帶女子。年已四十餘。而猶若二十許人。若燕趙女子。則三十以外。鮮有不示老態者矣。曾思其故。蓋北地寒。入冬。則熾爐於室。甚者臥榻之下。亦蒸火焉。彼女子幼。即受烘焙。故發軔較南人爲早。而衰老亦較南人爲早。此正如唐花之早開。而不耐久也。

不灰木

中國舊有火浣布之說。昔嘗疑之。近年見不灰木。始恍然。不灰木。本礦產。其質非金。非石。亦非草木。入火則燃。離火冷定。則仍如故。毫末無損。色白而質鬆。出礦時。木成塊。錘之。可成絲縷。織爲粗布。其大用可禦火。小用可作烘焙食物之器。偶受污。入火焚之。其污自去。潔白如初。火浣布。蓋即此物耳。至舊說謂火鼠



毛所織。及出沃焦山者。殆附會之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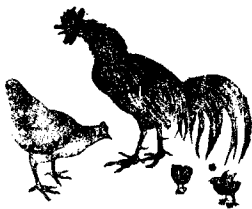
古月

無論南北省。呼胡椒帳曰古月。雖鄉僻婦孺。無不解者。初不在意。迨細忖之。此蓋清兵初入中國時。禁言「胡」字。遂以拆字格諱之。相沿至今也。

率字音

「率」字本入聲。而京師口音讀如帥。作去聲。反覆考之。字音之相去。斷不能如此之遠。是蓋誤於一二蒙師。相率而爲僞者也。孩童入學。必先讀四書。四書首見之帥字。爲堯舜帥天下以仁。小註「帥音率」。蒙師以爲二字可互音者。故沿謬至今。而不自知其舛誤歟。





附錄 小說叢話

一五一

吾自出里門後。雖未能遍游各處。然久居上海。於各地之風土人情。皆得而習聞之。吾之所聞。以淫風著者。十恆七八。惟吾粵。幾不知有淫風二字。偶有不貞者。則不復齒於人類。初不解吾粵何以獨得此良風俗也。繼思之。此亦小說家之偉功。彈詞曲本之類。粵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說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又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教育。風俗亦因之以良也。惜乎此等木魚書。限於方言。不能遠播耳。

理想爲實行之母。斯言信哉。周桂生屢爲余言。封神榜之千里眼。順風耳。即今之測遠鏡。電話機。西遊記之哪吒風火輪。即今之自行車。云云。近聞西人之研究催眠術者。謂術至精時。可以役使魂靈。魂行之速。與電等云。果爾。則孫行者。

之筋斗雲一翻身可達十萬八千里者實爲之母矣。我爲之母而西人爲子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固可恥。此謂他人子毋亦赧顏乎。

近日忽有人創說蒲榴先賢一大排外家專講民族主義者謂聊齋一書所記之狐均指滿人而言以狐胡同音也。故所載淫亂之事出於狐禍崇之事出於狐無非其寓言云云。若然則紀曉嵐之閱微草堂筆記所載之狐多盤踞官署者尤當作寓言觀矣。

小說每易舛誤。近人之作甫脫稿即以付刊不暇修飾者無論矣。即古人之作不知幾經修改復經後人點定者亦復不免。如西廂借廂齣內（小梁州）之贊美紅娘云「可喜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金聖歎批云「縞素衣裳四字精細是扶喪服也。」及後文（耍孩兒三煞）追憶雙文之美云「下邊是翠裙鶯綉金蓮小上邊是紅袖鸞綉玉笋長。」豈扶喪時紅娘既縞素衣裳雙文獨可翠裙紅袖耶。此雖詞句小道然細心人視之自不得不以爲病。雖然無金氏之批則其病轉不如是之著也。（跋）